

宛

鄰

集

宛文四

答趙乾甫書

漢書西域傳補注序

賴古齋文集後序

素靈微蘊序

亡女緙青遺稿序

姚太宜人墓志銘

記楊誠村軍門事

答趙乾甫書

乾甫足下令姪來接奉手書開函展誦愧悚無似琦老矣猥瑣之質奔馳南北三十餘年近歲以來浮沈薄宦無所建立少壯頗亦從事學問年邁桑榆荒落益甚足下抱負不凡闕通淵粹琦所願交而不得者乃執弟子之禮琦不足爲他人之師況足下乎不敢當不敢當承示大著竝殷殷下問以古義相勸琦心儀足下久不

政以時俗猥瑣之語相酬答用率陳其愚庶幾直諒之義惟足下
察焉夫詩文自漢以來遞相祖述時代不同風尚各異故有醇漓
純駁之不同要其精心結作不敢背古則一也古人尚摹擬揚子
雲柳子厚其顯然者也唐宋諸家之文各有從入之逕或經或史
漢或戰國先秦諸子其善者得其神而化其貌焉其次者取其神
而未變其貌焉未有不規仿古人自出機軸而能卓然成家者也
南宋以降乃我行我法絕無依傍佳者條暢有餘古厚不足至語
錄興而古文絕矣故先秦諸子史漢之文難讀昌黎之文句字不
苟下歐陽三蘇之文明白易曉矣而谿選自異曾子固王介甫之
文難於歐蘇而易於昌黎故嘗持此以讀古人之文有一望了然
者有讀之再四而得者其優劣不待品次而得也鍾嶸詩品必曰
其源出於某某謝靈運陸士衡均有擬古江文通爲最工昌黎始
變古務爲奇崛而率易卽隨之宋人學之益見淺薄明李空同輩
力追唐人于麟茂秦諸君繼之彬彬盛矣近人畏其難也倡爲性

靈之說猖狂詖淫波蕩一世而詩學陵遲極矣夫百工技藝必以規矩況詩文乎曰體格曰章曰句曰字所謂法也雖然此文之粗迹也有其精者焉古昔帝王體國經野之大聖賢持身涉世之故古今治亂興廢天下民俗利病博稽而切究之蓄之於心者既深以博由是而識日以精氣日以充發而爲文抒其素所蓄積而已不必規規然體格章句之是務然舍其粗迹則精者亦胡以寓焉故體格章句不容苟也夫詩文之道徵於性情心術之微而關乎人心風俗之大詩文靡薄日甚則下之學術可知上之政教亦可知豈徒書生咕嗶之咎哉大著古文議正而詞博惜格太近說經特醇惟尚祖古文尚書於鄙心不愜時文功力精詣華實竝茂乃久困不遇爲之三歎詩一卷頗嫌其少又不免有酬應率爾之作殊不饜所望足下前書極論詩學淵源正變得失乃自製僅止於此豈非其人不肯輕相示耶三十年之詩在巢松先生所不可復得篋中豈竟無副本耶以足下持論若此之精涉覽各家若此之

博數奇不偶若此之甚必有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乞錄數十章見示於切於切尊著八本奉去附拙詩三十八首皆數十年前所作就大雅正之又先兄古文四篇擬名家制藝一卷足下試閱之或當有裨百一天寒惟珍衛不宣琦再拜

漢書西域傳補注序

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內閣中書徐松星伯所作也綜覈事類切直形勢萬里之廣二千餘年之久如輻湊激如指植掌昔范蔚宗自贊其書體大思精天下之奇作星伯此注不其然歟星伯前以翰林謫戍伊犁六年撰新疆志略若干卷既歸奏上之於是即所經覽證引他說而爲此注夫讀漢書者不必至西域至西域者不必能著書而星伯非親歷新疆南北路識其山川道里風土亦不能考證今古卓然成一家言然則星伯之謫戍迴星伯之厚幸抑亦天下後世讀書者之厚幸也爰索其本序而刻之道光九年十一月

賴古齋文集後序

右外舅湯猥庵先生文集八卷先生守道植躬不隨乎俗富於文而窘於命年七十餘坎壈以終當先生之歿也余挈家寓新安先生困於德州從子韻清自京師南下與偕歸閱數月而歿韻清收其遺稿藏之余來山左請於韻清將刊先生之遺文迺以歸余爲校其錯誤重複者得詩文若干首付之梓先生熟於鄉邦前輩故事譚終日不倦激濁揚清無所回屈有吾常文獻之稱詩文峭勁簡直如其爲人先生雖不遇於世而言行爲邦人所仰詩文可傳於無窮則先生雖死而不死矣非韻清偕之歸則先生將委骨於草野旣歸矣非韻清收其遺文則亦終散棄而無可拾掇余故痛先生之遭而益嘉韻清之誼不可忘也韻清名貽典國子監生道光九年冬十一月女夫張琦

素靈微蘊序

素靈微蘊四卷昌邑黃坤載先生所著也挾天人之奧蹟演陰陽

之宰運剛上聖之微言掃下士之警說法必軌理病無遁情大而
不窳細而不越味別澠淄氣通鼓管以茲況彼精識略同美矣善
矣蔑以加矣醫學蒙昧於今爲甚藏府喜惡陰陽逆順罔或措意
診病則不審其原處方則不察其變若乃奇偶佐使之宜氣味制
化之理益替如也俗學謬妄南北僉同殀人壽命良可悼歎得先
生此書釋其義通其法其於治也庶有瘳乎道光九年月日

亡女緯青遺稿序

吾第三女緡英字緯青既歿之六年其弟曜孫哀其遺稿訂其藹
誤繕寫成帙余披閱再三不知涕之所從也緡英年十三卽學爲
詩余時奔走乞食歲恆一歸不過留數十日兒女有問字者心輒
喜然不得常授書偶一講說大義而已歲甲戌九月余自豫返里
緡英年十九出詩詞請益行間有奇氣甚異之其年十月余仍遊
豫轉至京師凡十餘年不得歸而明年緡英適江陰章政平踰二
年生子道光癸未余以知縣分發山東明年甲申眷口自南來而

緡英以其年七月病歿年甫三十傷哉迴憶甲戌九月間夜分
鐔鏗談說今古評騭文字姊弟五人環余左右心甚樂之執意此
數十日間遂成永訣今其姊弟均在前無恙而緡英獨澌滅不可
復見何父子之緣如是其薄也此雖庸庸者猶將痛念之況吾緡
英耶其詩多哀怨之音懼其久而散佚故刻而歸之政平俾授其
子使知母氏之澤焉道光九年八月

姚太宜人墓志銘

道光九年正月姚太宜人卒於其子東之臨漳縣官署東之以狀
訃曰將奉喪歸葬屬爲銘且曰東之幼失父與子同吾母辛苦育
子與子母同今東之不克終養又與子同子不可以無言也按狀
太宜人姓張氏安徽之桐城人適同邑贈奉直大夫河南臨漳縣
知縣加三級姚君原黼舉一子東之甫百日而奉直君卒太宜人
忍哀持家事上慰衰翁下撫遺孤姑患風痺扶掖便溺洗滌臭惡
有婢媪所不堪者東之旣成立聲名藉甚然以貧故奔走南北且

二十年以道光二年成進士分發河南補漳德府之臨漳縣知縣先是已舉太宜人節孝旌其閭復遵例得誥封乃迎養焉越七年卒年六十有七子一卽東之孫五皆有文行曾孫二其年某月葬於金陵某山之原太宜人茹苦教子與琦母同願太宜人年六十有七琦母年僅五十有九東之迎養官署者七年而琦於吾母歿後三十年始得一官則東之視琦已爲厚幸而琦之銜恨於終天者曷有極耶銘曰

桐城之張世爲望族猗太宜人端謹懿肅厥考曰寓京府治中作配於姚乃遭鞠凶晚就祿養不敢暇逸子爲循吏昭母令德霜露成疾歸化崇岡生不識父母氏復殃哀哀鮮民摧裂肺腸伐石銘幽百世久長

記楊誠村軍門事

道光元年十二月誠村軍門延余課子暇則談軍中事輒隨錄之前後不復詮次昔歐陽公喜史遷能傳節烈奇士而怪今無如遷

所紀者吾得軍門事記之幸甚不知後之視吾文抑何如也

滑縣之役高杞署河南巡撫那彥成爲總統公擊賊道口鞭巡撫吏入巡撫大怒盛氣與總統言楊某欺我公直入帳總統迎勞曰喜得道口矣公遜謝公知杞情故激之謂曰道口幸得然公頃誤甚杞曰吾何誤公曰賊勢方張公挺身前賊幾撲公而吏士不相救護尚不當鞭耶公死某等敢不死公輕死無益於國又累某等某方恨公公乃更怒耶杞笑而罷時總統有兵七千屯城東西南三面杞有兵六千不肯發會楊提督過春因退縮摘參將某頂帶杞又怒欲以二千人往屯滑縣總統將許之公曰不可許也總統曰此公不曉事吾將俟其去而揭之公曰公揭杞杞亦將揭公此兩敗也賊將誰辦且公與某皆伊犁罪人

上幸赦而用之今又樂往乎一身不足道如老母何總統曰杞欲去奈何公曰某能止之且收其兵但乞花翎紅頂各一乃可總統許諾公卽馳至高杞營先語其用事者二人曰汝二人禍福在吾

其知之乎二人者愕然曰何也公曰高公欲去潯縣汝二人之過也構怨大臣罪當死吾能證汝吾今阻高公毋去以花翎紅頂相贈此二途者將何從二人者唯唯乃入見杞曰公欲往潯縣乎曰然人多欺蔑吾者吾故避之公曰有

上旨乎曰無有總統札乎曰無公曰賊在滑公乃去潯公今日往總統明日揭公矣杞曰然則奈何公曰何不以六千兵與某而公坐享其利杞曰汝欲奪吾兵權耶公曰公擁兵不發總統奏請公圍北門公能不往耶北門賊之術也一朝失利公受其禍不如以兵與某有事責不及公而有功固不能不歸之公也又何疑乎杞悅公遂領其眾

李文成之竄司寨也圍未合時潛至桃園官兵不知復往山東糾其眾至是北出乃覺之或謂賊止二百餘人總統命公以三百人追剿公一日夜馳二百數十里過輝縣西三十餘里遇賊四千餘公兵少且疲引避之令眾北走自率二十人南趨林麓中賊乘之

公力戰且走賊悉眾圍之公率二十人衝圍出無一傷者久之卒稍稍集僅七十二人有桑都統者謂公已死大哭見公至乃喜曰願今將安往公曰離縣十五里南營門有村落可舍也已至桑公請往輝縣公曰輝縣城小兵單吾來時不敢開門一相延接今兵敗而往其肯納耶吾以七十二人居城外賊大夥來身死城破矣不如舍此賊必疑不敢來公必欲往卽將眾去吾誓死此耳桑公乃不復言然懼甚公曰村後河流寬廣村前岸高作偃月形必上流有閘可放水也探之果然乃決閘放水環村如濠眾心乃安公益請新調甘肅步兵一千關東馬兵九百而自往湯陰迎之凡五日兵乃集公鬚爲之白而李文成適以足創劇據侯兆川司寨堡公未至司寨二十里時方早餐命下營駐此眾請撲賊寨公不應日暮又請公又不應夜五鼓眾復請曰此來爲擊賊也今賊近咫尺而一日夜不進律以逗遛罪公能任之吾輩不能也吾輩亦領兵者將獨出矣公乃命四騎往曰速召賊來吾擊之四騎相顧默

然公曰往視賊當齊隊汝則罵之彼當來令二騎還報四騎既往
密令步兵伏於隘馬隊伏於右側賊果以一千人來方度隘步兵
猝起賊驚返走馬隊適而蹙之斬獲殆盡方賊之來也別有賊千
餘緣山逕出期上下夾擊公預令十人登山伏約賊至則鼓比至
十人者鳴鼓大呼自上馳下賊潰竄走山谷公以入騎追之過一
山梁奄遇賊數百人踵至公令騎下馬坐梁上賊近發大石下擊
賊退自相壓擾亂乃上馬衝之大眾亦至又大獲是日也賊二千
餘人僅有逸者日脯遂進圍司寨堡堅厚賊守禦嚴公慮吏士
不得息又恐賊乘閒衝逸乃度堡後隱處安營帳俟暮夜令卒士
更番賊不之知明早力攻不下令卒負板潛至堡下穴其牆半日
而牆壞積土如坦坡遂登其堡而以鎗礮下擊賊自焚死生擒二
百餘人於積尸中驗之得李文成屍送總統大營殺賊破寨凡兩
日實嘉慶十八年十一月十九二十日也

嘉慶六年十一月公率鄉勇三千勦南山賊過華陽營值大雪軍

士嗟怨猝然起反戈相向左右大驚公仰天笑不止軍士怪之勢稍定矛戟上指公徐召頭人謂之曰若輩何乃相戲頭人曰士寒甚鍋帳未具故欲還耳公曰軍士昨有言此乎曰未也今始行時言此乎曰未也公曰汝早以告卽不發矣吾豈不恤士卒者願已

在途制軍在後烏可以返前去六十里止宿任留數日耳眾遂行至二郎壩宿令查造意者遷延不報公已訶知之明且從容步行至村口坐召一旗人畢至問之曰有昨日造意者乎眾曰無公曰無卽去黃柏園宿已備犒人各肉一斤矣一旗畢行又召一旗問之如前至第八旗令某某二人者留餘眾悉前行乃斬二人以首徇眾士帖然

嘉慶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公至滑縣大營二十七日奪道口十一月初三日得高公杞兵遂圍北門時桃園賊距城北三十里內外合勢公接戰數日旋掘濠植柵以困之初九日總統命追賊首李文成二十日破司寨二十五日回大營先是何副將格都統於

城之西北及東面潛穿地道將至城公視之不合法請更穿之總
統曰君破司寨勤苦至矣宜可少休公曰滑城堅昔人以八萬眾
攻圍四十日不下今兵才萬五千耳攻城無善策地道不如法賊
將覺之徒費工力今更作之賊必不虞假令知之更爲疑道則功
可成豈以勞乏辭乎固請乃許二十八日於城西南隅掘之尺許
卽見水不可穿乃以布囊土成夾道上覆以板漸逼城距三丈許
賊以大木支巨石擊之不能前遂於三丈內穿之比至城而前西
北及東兩道爲賊所覺無所用至是賊又覺之以碑石下擊道復
壞公命於南更作故令賊知備而密於北斜穿之每進以厚板支
四面如屋度已達城下復轉屈橫穿二尺如門更進爲大坑實火
藥其中以土囊塞門藥發而城遂崩十二月初十日也是役也何
格二公爲地道四十日不成公以十二日成焉又揚言於賊吾以
地道進期初十日破城賊果於內掘濠以備之而不虞其用地雷
之法也公招降者三賊不應宋某者賊首宋元成之子司寨所獲

者也使招其父及牛亮臣二賊欲降而徐安國倔強不從遂已至是城破公令軍士登其城毋下擊悉令婦女童穉出城禁吏士擄掠而自坐城缺處視之三日乃盡有神士四人自言非賊子四旗令招被脅者二百餘人悉縱之公又言地道直穿有定而斜穿難準以羅盤定之鍼旋轉不已或教以卷席如筒接之達口外鍼始定蓋氣得泄故也然數尺之口不能泄氣而數寸之筒反能泄氣斯理之不可解者

嘉慶十一年七月六日盩陝新兵變公時署固原提督獨龍夫人在知將有變使謂署總兵參將楊之震曰米折兩月不發洵洵將反速借給以安其心慮有他者吾家當代償也之震曰眾兵恐我耳烏敢反且歟非由我何懼不聽更以威脅之眾益怒先是頭人陳先能陳大順等請見曰吾輩將反願受大人恩至重願送太太去乃發夫人以義曉之且曰汝等造反而先免我疑知情無以白且我一婦人去何爲盩死此耳揮眾出外委王清山公之親隨也

賊令入衛又分數十人守大門約餘人不得入而公前所釋教匪二百人爲之室家者知有變悉入守中門曰願以死報是夜賊遂殺參將及中軍遊擊城守營都司焚南北二城鎗礮號哭之聲不絕婦女多從睡夢起知賊不犯鎮署多就避廊室爲之滿比曉陳先能等又請見召之人叩頭請太太行曰吾等已反勢不能止將出糾徒眾恐後來者驚太太夫人曰旣爾可命轎來夫人憐眾婦女不忍棄令前行轎在後百姓擁之者數百人賊傳呼擺隊賊在五郎城者悉來夫人叱之始退賊几送二十里至石泉縣縣令陳君聞警惶懼民人驚竄者眾知夫人來賊不敢逼請夫人留而總兵王兆夢至夫人謂兆夢曰盍陝兵二千餘非盡反首事者百餘人耳速馳諭令縛頭人來事可定兆夢怯不敢往夫人留六日乃之興安兄太守龍君署云夫人之行也署中物不暇顧後四日石泉民請往取之門洞開闕無人而一匕一箸無失者十一月新兵旣就撫蒲大芳等二十人不自安白公願往接夫人公知其意欲

推誠待之卽遣往夫人方乳公子未滿百日卽抱公子乘轎行中途蒲大芳與其徒王鳳爭刀傷鳳手是日宿漢陰夫人命借廳官刑具坐中庭召蒲大芳罵曰汝反叛幸宥不死更弄刀杖又待反耶杖之百加桎梏焉從者惶懼終夕未至靈陝二十里十九人借蒲大芳固請乃釋之葉都司自發語余曰時有尉役朱子勇者爲賊所怨夫人匿之複壁中夫人已去子勇入上房攜銅盆出遇賊將殺之子勇曰太太命取盥具汝殺我汝自齎往耳捧銅盆於地賊信之得免

余前聞龍夫人事頗參錯今乃得實夫人時年二十四使楊之震聽夫人言則亂可弭也而王兆夢又怯懦不敢前致賊橫決豈亦有數存耶又夫人謂公曰事雖定然當有遠行公曰何至是且已革翎頂而復又何慮夫人曰朝廷事自有法度兵叛大案不容無任其咎者非君而誰已而公果遣戍伊犁後公自四川返貴州或勸帶鹽可獲利三千金已積之舟畔矣夫人曰以氣機觀之未

必能享多金盃卜之公卜不吉遂辭焉行六十里過黃瓜槽險灘舟幾覆載重者皆溺嗚呼豈獨膽異人哉其才識固不可及也南山縣互千餘里有名之峪七十二老林密箐窮巖峻谷深澗巨壑鳥道猿逕在在而是無籍流民結棚墾植其中山來舊矣川楚匪徒恃以爲藪凡經期敗竄迹伏匿莫可究詰明中堂永總統及他鎮將以此得罪者不可勝數論者比之核桃瓢云嘉慶四年經略額侯奏設寧陝鎮勦入山之賊俾各帥專力於外分十營兵六千名卽以安插鄉勇爲善計規模未立而任寧陝者屢以事去六年公之鎮築城堡建室屋編營伍分汛地設官弁募士卒與勦賊竝行朞年草創粗定而兵糧無本色月給銀三錢謂之米折仿鄰鎮陝安例公以陝安有本色六之五祇兩月折色今南山爲賊所蹂躪食物昂貴無以爲活咨撫軍量給本色撫軍以無糧可撥乃月給四錢後年餘部駁不準竝追扣所加額侯復奏四錢仍不敷乞給五錢部議姑準三年後物價平督撫再議十一年六月三年

滿應另議而藩司五月始詳未奏六月遂不發米折兵丁以爲米定者所加耳原定三錢何乃扣眾始譁矣而撫軍有包穀之給先是山北饑南山包穀大熟奏請采買備振五郎同知張某者領銀五萬兩春賦於民秋收之石價銀五錢凡買十萬石至收時價貴至一兩民閒斛又大倍於官以故不肯交且曰前領價吏強與之同知怒吏因緣爲暴眾鬪然起二千餘人圍五郎城勢將變公令中軍馳往召眾諭之更與石五錢事乃已至是撫軍以五郎餘穀接濟照石一兩扣價是時包穀賤且陳不可食兵心益不服七月六日變乃作撫軍聞變適楊提督遇春入覲過西安偕赴靈陝率省兵一千五百名比至賊已入山於是收靈陝兵未叛者六百人西駐城固公在固原十一日得撫軍咨冒雨行以三卒自隨中途答撫軍書略云速發米折以安未叛之心嚴堵隘口以杜遠颺之路如能以身息事某之志也至邠州知賊西竄已破城汛數處有出盤鄠各峪之勢改道麟遊趨山逕兩甚數阻水陷泥淖中八月

一日夜半抵城固而是日賊破洋縣殺縣令曾彰泗官兵阻細水
 河不能救公既至撫軍出密紙呂大文等三人姓名卽遇春所收
 未叛者曰獲叛兵云三人欲相繼爲亂公曰叛兵欲除此人耳此
 三人必不叛撫軍未信明日公以監陝兵六百人屯漢王臺召呂
 大文三人侍左右三人知見疑故咸感泣公偵賊在龍亭欲往賊
 中曉以利害不許公陰遣人告賊曰蒲大芳授之計賊趨石水河
 犯石泉公請以師援撫軍終慮新兵反側不可恃令陝安鎮王兆
 夢赴之後一日公又請往撫軍猶以爲言公曰監陝兵六千叛者
 數百人耳若盡疑新兵是教之叛也以監陝兵勦盜陝賊有咎吾
 自任之乃許至石泉登城一騎迅至城下曰欲有言公識其爲賊
 目董學孔也鎚之上問賊中事曰賊大眾且至公遣左右悉去令
 學孔執長刀侍頃之賊大眾至遙見公各頭人棄軍械大哭前跪
 而賊首陳先能陳大順遙立不敢近公曰汝等尚識我耶自作孽
 乃敢造反念與汝共甘苦久不忍見汝等駢戮早自爲計縛首逆

來悉活汝否者董學孔安知非汝刺客可卽殺我伸頸以就學孔
學孔涕泣不能視公曰既不殺我卽自爲計來者吾待之如學孔
決不疑目視蒲大芳王奉等示之意適別賊攻黃州會館將陷公
呼王奉吳占先起速去解圍二人往得免賊大眾退西竄迎風騎
初公傳檄賊中令斬首逆先能大順懼不欲降蒲大芳畏其徒眾
不敢發思奪其權先能自石泉而西大芳以所掠騾馬載帶劍賊
數十人而已徒步與退五郎眾竊議曰陳先能爲帥不恤吾等蒲
大芳愛我宜爲帥三請乃許由此蒲大芳始與先能貳矣公慮賊
分難制陰令合先能而漸併其眾是時德楞秦侯爲總統辦賊至
漢中檄公安輯寧陝毋出勦公之鎮撫難民修城堡招餘兵得二
千居鎮城七日而德侯檄公出勦初賊之起不過百數十人轉輾
裹掠糾聚及遠近匪徒附從者遂至數萬知公在鎮城乃掠而東
破木土坪犯孝義將出商洛公遣兵援孝義賊以爲公東來又折
而西出大峪口祥都統禦之爲所敗賊乃西公率寧陝兵千人出

子午谷大雨水失鍋帳無算知賊已西追之暮至郿縣賊攻圍急城將陷適省中送馬入十匹公以步兵營城東而以騎隊衝擊矛觸公臂洞焉賊不知公之至以爲西安兵來分眾撲營士卒皆力戰比曉賊始見公大驚狂奔郿縣圍解九月七日也是日奉旨摘去翎頂德侯劾公避難就易故也軍士大譁公切諭之襄創復進至斜峪關奉德侯檄止急追是時撫軍駐城固德侯屯鳳縣楊提督遇春營方柴關十九日公至方柴關而遇春以八千人敗土氣沮喪公既至蒲大芳遣人乞降公進至平木各大帥皆以兵會鋒甫交公出陣前賊皆下馬環跪乞降而頭人數十俯塵號泣亦有起爲公執轡依依者而後賊矛手數千偃強有欲鬪之色公曰汝等懇誠欲降可退屯數里明日吾自來受降賊捲撤勢甚整而爲公執轡者十數人竟隨公不去宿帳下焉是夕也各營戒嚴公念賊驍健經戰陣眾益多破三城十九營汛生民荼毒已甚誅其渠魁宥其脅從則事可寧息必期盡勦勢將奔潰四出勞師糜餉

不可以日月計川楚匪徒其已事也而各帥多狐疑不可與深言
黎明公出營遇提督遇春問之公曰往見賊遇春曰賊不可信公
曰移營前進試察之遇春曰我當偕往並轡行二里許賊數騎來
迎公遙見之止遇春而前賊曰馬步全夥皆排隊俟矣公曰蒲大
芳何不來曰在後集眾公令賊前導行遇春止之再三又遣騎扣
馬力阻公曰爲我謝提臺死生命也勿我惜天佑蒼生我必不死
爲國息兵死得所矣遂馳往三里許過小溪賊馬隊二千餘跪
西岸齊唱叩接大人公馬就溪飲眾曰大人勿懼不敢傷大人公
笑曰馬飲耳何懼飲良久眾跪不起察其意誠無他變按轡行眾
俟公過乃上馬自後擁之進二里許蒲大芳來曰集步戰手三千
人陳先能奪去行矣公慮先能既奪眾去或將復來乘我腹背受
敵乃勒馬定曰陳先能不降汝等前聽吾言於是身後二千騎悉
轉而前公諭以朝廷恩威父母妻子皆當坐罪後言與汝等勤
勞南山五年飢寒生死情同父子今不惜一身以活汝等眾皆俯

泣願降公曰旣降卽縛陳先能來眾曰諾三四十騎驅去公曰各
大帥念我我去明日復來乃馳還而遇春猶立馬俟見公大哭曰
爲國效命吾意與君訣矣公亦泣至營蒲大芳縛陳先能獻各
帥稱慶遣參將何某查取賊數而大順忽反側將殺參將逃
歸言狀各帥色變公曰蒲大芳必能縛來無慮薄暮蒲大芳果又
縛陳大順來獻二逆竝獲而各帥咸恐事中變已聯銜稟德侯各
爲功名計公力言無他不之信明日公再至賊中蒲大芳已除館
俟矣公謂之曰汝擒獻首逆率眾投誠厥功炳如爲我約束眾士
給令箭解佩劍子之願歸業者悉予資給散遣是日查願散遣者
二百餘人送大營資給之縛傲慢者一人公遂宿賊中蒲大芳等
待戶外夜半喊聲起鎗礮齊作公念吾在賊中官兵無劫營理必
叛民與民匪互鬪假寐俟而蒲大芳數十人慮他賊爲變拔刀以
待約曰來者卽斬頃之聲漸息大芳私語曰大人睡熟幸不聞明
日公命大芳查前隊願歸業者而昨所遣二百餘人約予資給者

糧臺暴之奪其資裝僅不死賊中間之前隊悉走公率賊眾追之
三日至西江口斬民匪首逆五人賊大眾悉聚公召頭人與眾約
示三條且曰不願降者不強當各資給以明我舍生相救之意吾
散遣降者畢卽移兵勦之必盡殺明日集大眾公登臺受之叛兵
悉降初公陰使蒲大芳合其眾毋令散至是眾益多大芳不能合
將四出微公推誠招之勢潰決矣公入賊中五日各帥不知公所
在遇春憂懼或以言激之益悲怒嘔血數升德侯知事平移營西
河口距公營十里給路票遣散者三千八百餘名仍歸伍者二百
二十四名飭公帶回寧陝而附近南山徒眾未領票散者不計數
云十月初二日以鄆縣功 賞還二品頂戴十二日以載殺匪徒
功 賞還花翎是役也古北口提督薛大烈在軍中德侯令而奏
情事大烈攘爲己功又奏甘肅逆回案總督李侍堯等問提督剛
遠發伊犁今寧陝兵變宜有處分於是公發伊犁後撫軍以新編
換防爲名派兵千人蒲大芳等二百餘人與其中至伊犁悉爲將

軍松筠所誅

多二四

三

苑文四

立山詞卷五

陽湖張琦

凡五十七首

鳳凰臺上憶吹簫

鷓鴣天

暗香

琵琶仙

洞仙歌 梨花和黃山

粉蝶兒 春雨和茗柯

水龍吟 瓶中梅花次茗柯韻

又 寒食次茗柯韻

木蘭花慢 揚花次茗柯韻

菩薩蠻

賀新涼

風流子

江城子

六醜

見夫容花作

蘭陵王

看菊和黃山禪生

臨江仙

長亭怨慢

莫愁湖

高陽臺

夫容花同人分賦

滿江紅

洞仙歌

摸魚兒

南浦

醜奴兒慢

菩薩蠻三首

風流子

別內

水龍吟

寒食

高陽臺 上巳

湘春夜月 題畫扇有贈

暗香 送錢作平往泰安和李旭

疏影 前題

燕山亭 題洛神畫幀

水龍吟 題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小照

疏影 畫夫容

八聲甘州 秋海棠

祝英臺近 和曾容有寄

滿庭芳 羅浮曉

虞美人

菩薩蠻六首

南浦二首 和曾容

又 卽事感懷

永遇樂 寒鴉

摸魚兒 同曾容作

又有感

揚州慢 梅花

燭影搖紅 題劬起羣芳集

永遇樂二首 和金近圖送曾容之官雲南

疏影 題照和慎伯

高陽臺 詠菊

鳳凰臺上憶吹簫

才起還眠才眠還起風簾靜押鑪香恁別愁千斛都付羅裳舊日
懽情多少剛換得今日悽涼多情月爲誰消瘦減了容光茫茫
幾番好夢儘情徧東風不到伊行想天涯雖遠怎敵愁長怪得影
兒不去偏只是守著寒釭人歸否梨花謝了立盡迴廊

鷓鴣天

小玉殷勤爲舉觴十年風月舊橫塘尊前流水桃花色扇底春洲
杜若香 歡易盡意難忘空餘幽恨繫人腸高樓望斷天涯路催
得黃昏是夕陽

暗香

梅

數枝清絕曾幾番鬪徧溪頭殘雪照水淡妝日暮佳人倚空碧應
怪東陽憔悴新換了星星華髮念此夜江北江南都照舊時月
相憶正默默歎雁去路遙望中鄉國瘦來玉骨點點相思淚痕溼
剛是銷魂夢好誰喚起一聲長笛再莫教吹落也有人細覓

琵琶仙

漫駐雕鞍那堪到舊日尋春香陌恰有多少相思梅花正狼籍誰
爲譜玉龍怨曲攪散了一庭香雪料得人人多應還是望斷消息
也不是真個天涯怎夢裏恩恩竟難識分付一天愁影與落花
飛蝶除是那青春楊柳應未知淚點時滴多管滴到明年也驚紅

溼

洞仙歌

梨花和黃山

殘紅嫩綠正牽愁無數
明月絲絲擁香絮
是耶非髮鬢照水盈盈
人不見獨自一天風露
有誰憐素質苔繡花茵
夢裏幽魂自來
去千萬點相思一徑飛來
清淚溼幾經風雨
要
不識儂心苦和酸
待細嚼花兒較儂多許

粉蝶兒

春雨和茗柯

已廉纖聽昨宵枕兒上滴一聲聲替儂愁絕
是東風生怕者春魂
飛越卻由他檐底
其心頭咽
又廉纖看今日簾兒外滴一絲絲
做儂愁絕是東風更怕那春人濃覓
卻由他芳草襯桃花泣

水龍吟

瓶中桃花次茗柯韻

一枝休怨崔郎從教畱得紅雲在依稀前度
笑痕嬌靨天姿未改
寂寞黃昏幾多情緒看儂憔悴
儘東風陣陣飄香吹絮
管不到重
簾外恨煞歸期難數
借花枝一腔清淚
絲絲斜月儂心似汝影
兒都碎殘醉扶來花猶解語
伴人無寐算明朝點點飛紅儂也殼

看他墜

又寒食次茗柯韻

燕兒昨夜飛來偏他花信番番記一番過了一番憐惜欲畱無計
春爲花來也應爲我伴將殘醉趁江南芳草幽魂一片又拋在殘
春外 只者柳棉花絮是愁人幾多清淚東風多事吹花開也不
將花繫怕說蹋青花兒見我十分嬌媚更蕭蕭暮雨飛紅拚盡醒
離人寐

木蘭花慢

楊花次茗柯韻

正紅樓春寂飛點點鏡中看恰慵避風簾困黏香幙嬌惹雲幡依
稀似曾相識記昨宵曾到夢魂閒可爲天涯芳草隨風卻又飛還
游絲千尺任飄零偏不與遮闌便謝了紅塵依將流水一樣單
寒空畱十分春色倚危欄愁對夕陽山賸有蜂兒蝶子依依覓盡
苔斑

菩薩蠻

沈沈漏箭催銀燭相思立盡闌干曲門外木蘭橈月明煙水遙
欲畱應未許爭忍相看去清夜兩人長休教錯怨郎

賀新涼

亭午槐陰悄鎮無聊曲屏人倦博山煙裊爲憶桃花相思甚怎又
石榴開了也不管惜春人老濃綠年年如帷幙只愁儂不是青青
草空向汝淚痕繞朝來望斷橫江表最憐他珊珊瘳骨天然嬌
好聞道紅樓愁還病無復年時巧笑又況是秋風驚早消卻天涯
笙歌夢更傷心煙柳懸殘照但極目暮雲杳

風流子

碧雲飛不起房櫳靜明月滿迴廊想團扇頻攜恰扶新浴敲鬟不
整初卸殘妝人微倦一簾花影瘦半枕玉痕香曲曲屏山誰憐夢
杳絲絲沈水空惜煙長銷魂惟是別便櫺房蓮蓋也其淒涼不
信天涯倦客只是相忘待歸來何日良辰三五同扶虛幌細說思
量捲起水精簾額雙照流光

江城子

一庭花月弄清姿。是相思。是相知。記否階前對影折新枝。一樣精
簾低映處。空爾得。月如規。開窗看取定情詞。不分飛。又分飛。儂
已無眠。那有夢尋伊。最苦伊家今夜夢尋不到小樓西。

六醜

見芙蓉花作

悵秋光漸老。看點點霜花飄足。庾郎正愁愁來無處著。漫遶籬落。
是處秋容好。岸邊深巷。見數枝幽獨。雕闌深護珍珠絡。困倚香雲
斜。暖玉相看更燒銀燭。恰清尊半醉。前事棖觸。蘭舟初泊。記
雙紅梳掠。坐對名花晚晴。莫莫。燈前細語。蛾絲但回頭。無奈別離
成。各西風緊。更催叢萼。料得是一樣心頭滋味。減來還惡。凝愁處。
莫倚闌角看一痕澹月微雲裏。依然是昨。

蘭陵王

看菊和黃山郎生

暮煙碧秋在斜陽巷。陌雲屏護小立新妝。淡淡濃濃可憐色。年來
似記得。曾識陶家舊宅。花重見。一樣淚痕人瘦。西風又今夕。兼

葭水雲白歎歲暮誰憐露重霜積桃花只在春時節縱恨攪香絮
怨黏芳草三秋憔悴未慣歷峭寒獨消得幽咽更追惜算玉骨
粵亭怎耐岑寂孤鴻嘹唳催行客念一夜零落幾人悽惻頻來不
厭趁綺夢醉素液

臨江仙

一枕西江江上路起來消息茫然秋風躑躅畫樓前斷橋殘照紅
浸一溪煙池上芙蓉籬畔菊一般憔悴容顏去時曾與算歸船
分明記得人共月華圓

長亭怨慢

莫愁湖

恰愁與寒湖竝起底事還尋翠殘香膩暢好清秋天涯冷落向誰
是一般風月有多少人愁思獨自暮憑欄空悵望斜陽影裏天
際想佳人何處可憶那時歌吹噫痕染就都付與湖光山翠縱寫
盡紅豆烏絲怎傳得儂心憔悴看一片殘荷零亂煙波雲外

高陽臺

大容花同人分賦

玉牖凝香雲顰弄影雕闌嬌倚娉婷能幾時開殷勤好護金鈴春
風自逐朝雲散到而今好夢頻驚最憐他一翦霞紅一抹煙青
相思只憶江南好奈塵封綺陌草暗遙汀多少清愁憑誰與訴雙
成霜花夜夜飄芳徑掩重門卻下簾旌怕明朝滿樹飛花滿地殘
英

滿江紅

明月飛來寒窗外暮天凝碧多謝得黃花如故伴人岑寂醉裏不
知紅葉落醒來乍覺霜花白歎人生那得許多愁長如織人已
去情空結雁已杳函空設者殘英點點是儂魂魄綠樹慣看今古
恨青山尙有鴻濛雪問者番濁酒向誰澆悲歌徹

洞仙歌

尋芳夢斷乍相逢蟬鬢一翦湘波隔紅影正春殘無奈柳困花慵
人獨自深鎖一庭香冷有誰窺繡戶斜月三更依約春痕印芳
性何處說相思燕子飛來雙雙宿輕魂未醒拚一向儂心隔天涯

莫容易教人認將鸞鏡

摸魚兒

漸黃昏楚魂愁斷嗁鵲早又相喚芳心欲寄天涯路無奈水遙山
遠春過半看絲影花痕冑盡青苔院好春一片只付與輕狂蜂兒
蝶子吹送午塵暗關山客漫說歸期易算知他多少淒怨不曾
真個東風妒已是燕殘鶯嫩春晚晚怕花雨朝來一霎芳塘滿嬌
紅誰伴儘倚徧回闌暮雲過盡空有淚如霰

南浦

驚回殘夢又起來清夜正三更花影一枝枝瘦明月滿中庭道是
江南綺陌卻依然小閣倚銀屏悵海棠已老心期難問何處望高
城忍記當年懽聚到花時長此託春醒別恨而今誰訴梁燕不
曾醒簾外依依香絮算東風吹到幾時停向鴛衾無奈嗁鵲又作
斷腸聲

醜奴兒慢

乍晴又雨消得幾番風信正一片新苔似繡細草如茵胡蝶飛
不曾認得綠羅裙淒涼庭院海棠一樹箇是殘春多少冶遊鶯
歌燕舞吹暗芳塵儘賸得斷紅零粉付與愁魂相對天涯輕寒漠
漠又斜暎憑誰知道鷓鴣嗚罷獨自黃昏

菩薩蠻三首

橫塘日月風吹雨隔簾卻望江南路胡蝶慣輕盈風前魂屢驚
闌干人似玉黛影分窗綠斜日照屏山相思羅袖寒

銅壺滴盡流蘇月紫駟嘶過垂楊陌何處紫香車海棠三兩花
門前波似鏡門裏參差影照眼綠羅裙盡橈開白蘋
江花玉面嬌相逐香風乍送凌波曲瞥見鬢鬟低棹迴情轉迷
釵頭雙鳳翅照水胭脂淚碧藕折連絲夢輕君未知

風流子

別內

素波涼半魄參天迴嗚咽上寒潮正金盃酒空燈殘花市銅壺漏
盡霜滑溪橋從茲去客愁江水闊闌夢洛川遙萊氏逸妻傷情黯

黯左家嬌女別淚滔滔 衝寒憑瘦骨儘西風獵獵吹透征袍我
是江南倦客豪氣都消看煙江寂歷蒲帆斜挂沙洲低暗蘆葉全
凋離別頻年經慣莫問歸橈

水龍吟

寒食

東風捲上疏簾飛來雙燕呢喃語依稀似說禁煙時候柳街桃戶
怕是蹋青等閒黏了一身花絮看長隄芳草盈盈女伴錯認作江
南路 回首青山重疊碧雲深故園何處可堪腸斷昨宵曾到夢
中煙樹又待消他幾番憔悴粉殘花妒只憑教銀蒜低垂休更見
斜陽暮

高陽臺

上巳

燕掠平莎鶯捎細柳煙痕點盡春工贈藥人歸長隄玉轡玲瓏年
時多少看花意到花時長自怱怱又禁他一樹飄香一院飛紅
纖纖新月江南影記迴廊綠徧曲沼波融此日浮觴多應絮說萍
蹤天涯何處尋芳草掩重簾獨對蘭叢有誰憐幾曲屏山幾疊眉

峯

湘春夜月

題畫扇有賦

最消魂幾番俊賞成塵只是細草青苔獨自對斜暝難道一絲香
霧和一分夢影便了殘春恰憑他彩筆招將豔魄好伴芳辰 脂
痕欲滴粉光還膩一樣憐人花若有情應念我淚珠盈把搵盡羅
巾愁深別淺算何曾與說殷勤也只願者花顏常好依來懷袖莫
怨離分

暗香

作平自南來任城將往泰安子旣賦五言一章季旭填暗香
疎影贈之嘉其辭意斐然卽和二調子與作平十年來蹤跡
離合略具矣

舊遊記得對雙峯熊耳一窗雲色寶馬春郊歷亂風花媚行客蕭
寺山泉試茗嬌鳥喚叢篁搖碧正攜得空翠歸來還蹋洛川月
陳迹空歎息更趙北燕南獨自愁寂上東門側攜手西風振歸策
衰柳斜陽古道相伴汝淒涼吟魄待盼到鄉國也菊花似昔

疏影

歸鞍乍卸早蕭蕭落葉催我行路客裏關河又是三年蘭成空有
愁賦幽居正羨國樂貧亦好尊前兒女卻怎生輕狎風波拋卻
故園鷗鷺十日爲君沽飲唾壺儘碎擊幽恨難訴寥泝霜天征
雁還飛試問住將何處天門積雪山谿滿可能見蓬瀛珠樹只何
時慰我離愁共樂醉鄉朝暮

燕山亭

題洛神畫幀

冰雪肌膚綽約風標姑射仙人如許掩抑精光含睇凝愁牽惹柔
情無數天與粵亭還更與淒涼情緒延伫恰洛浦鉛波一般傾注
不信當日江皋解玉佩相要遇他交甫微波渺渺獨自愁余含
情待將誰訴如此年華更消得傷心幾度知否空目斷桂旗翠羽
水龍吟

題洛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小照

隔花人去迢迢佳期悵望知何許重門掩卻淒涼獨自空階凝竚
燕子歸來偏他忍看一天飛絮算春光九十誰曾消受都付與風
和雨一掬傷春鉛水對花前幾回傾注柳絲恨短榆錢恨小縮

春不住最是多情如茵芳草青青如故只一枝素手拈來也慰得

花遲暮

疏影

畫夫容

淒清露井恰幾叢豔粉波面嬌映誤了春人碎了秋心孤芳獨倚
清迴臨風已分傷搖落又沉是霜花飄邈好趁他笑騰盈盈描取
一痕雲影容易良辰懽聚小窗共細語低竝妝鏡半晌殷勤便
也難消拚作一生愁病等閒花也如人別有誰問舊時情性只憑
教三尺冰綃伴得庾郎悽冷

八聲甘州

秋海棠

又珊珊弄影晚秋天一般颯西風看墻根池畔輕含玉蕊低亞芳
叢迎著三更斜月細步出珠櫺嗚咽尊前恨難話離悰忍記年
時惜別倚朱闌一曲綠鬢惺忪恁階前行跡都與碧苔封悄霜花
飄來香運料有人簾外泣殘紅還應憶沈郎腰瘦獨自愁儂
祝英臺近

和曾容有寄

意惺忪情顛倒醒醉幾時了儂替花愁花也應知道怪來好夢連
宵都無憑準又還是惹將花惱沈釰曼看他一氣雙煙絲絲向
縈抱待結同心畢竟同心少怎能兩下柔腸如香百和便拚得相
思到老

滿庭芳

羅浮楚

粉暈脂痕衣翻霞彩一逕花下翩然偶來遊戲標格本如仙占盡
海天香露瑯嬛裏自度芳年憑攜去玉臺金谷隨趁碧雲還塵
寰迴望處笑他伴侶惹絮捎煙儘戀著三春花事耐眠一樣蹁躑
舞影春過了零落堪憐爭似我三更情夢不復落人閒

虞美人

沈沈漏箭催香夢和淚還珍重曉來一逕亂瓊深恨煞階前苔印
已難尋呼童埽取來時路休遣湘裙污昨宵佳約記分明莫是
河橋馬滑少人行

菩薩蠻六首

年年鬪徧長安路香車寶馬紛無數老去懶看花一窗紅日斜
清樽閒自酌青鳥飛還掠消息透春期惜花人去遲

朱樓歌舞分嬌面麝脂厯亂黏花片飛絮最無因濛濛亂著人
舊遊渾不見惆悵前期遠何處是歡場午塵和夢香

游絲不罥飛花住東風又逐飛花去滿眼落紅多日長人奈何
笙歌喧隔院忍聽流鶯囀獨立夕陽時問花花不知

九華帳裏藍田玉六萌車上鴛鴦褥結束最宜人誰憐別樣春
佳期渾未許輕把流年度忍記海棠陰誤他頭上簪

雲裳掩斂凝嬌坐千重自結萋蕤鎖無語倚疏櫺千回喚不膺
清愁消未盡願影憐青鬢祇合背人噉此心誰與期

仙姿合是神仙侶何因偏向風塵住淚眼問天公憐儂是惱儂
相期花下醉花也同憔悴約住玉連環未妨雙臂寒

南浦

和曾容

寶篆炷金猊午晴初靜押深深簾幙幾日費相思剛能殼肯許來

尋佳約牆頭花影漸移上兩重欄角過盡香車多不是難道未離
妝閣空階望斷斜陽到黃昏獨自漫傾杯酌何處好句留枉教
我冷卻半牀絃索三更涼月還相照此時寥落禁得心頭滋味苦
一遞一番嘗著

又前題

鴛枕夢扶頭睡醒來猶是夜長難曉心事正慳慳疏窗外來去亂
鴉多少趁將斜日西冷獨自尋蘇小前度簾櫳雙坐處惟有博山
煙裊問誰解道看花有溫香密意假人不了衣上淚痕多還祇
怕句起傷春懷抱相思難訴又教添著愁心悄料得玉人今夜裏
一樣爲情顛倒

又印事感懷

冰雪冷關河又驚心到了嚴寒時節魚雁信沈沈還祇是望斷天
涯消息千重離恨不曾細與征鴻說窗外梅花應笑我誤卻舊時
華髮殷勤惟有何郎向琵琶絃上訴將幽咽淪落又堪嗟分明

似庾信平生蕭瑟鶯花燕市廿年春夢成陳迹眼底榮枯都莫問
且醉尊前明月

永遇樂

寒鴉

一夜霜花又教催老多少豪傑冷落關河哀笳聲動腸斷江南客
征鴻過盡驚他雲外陣陣寒鴉嗁徹歎飄零天涯倦羽一般寄旅
蹤跡西風淒緊問朝朝暮暮吹到幾時方歇最是銷魂斜陽漢
漠將近黃昏時節縱教盼到東風晴轉已是白頭如雪還堪聽鄰
家思婦鳴機軋軋

摸魚兒

同曾容作

駐芳塵斜陽庭院到來猶抱幽咽目成幸結同心侶翻益愁懷千
疊凝望切念繡被空牀獨夜成悽惻不堪細說祇除是窗前碧天
圓鏡還共我孤潔 千行淚莫向人前偷滴王孫一樣騷屑等閒
富貴如塵土百歲光陰駒隙都磨滅便身後浮名何補當前缺良
辰難得休遣酒杯空玉筍銀瑄且與樂今夕

又有感

鼓魂銷夜鳥嘯盡角聲吹落殘月參橫屋角霜天冷北斗闌干欲
沒雙鬢白歎荏苒年華容易成衰歇愁心似結祇踟躕階隄都無
芳草空自怨嗁鳩防身劍漫飾千金玉玦如虹寶氣誰識錦屏
香暖人如夢一醉屠蘇千日情切切算欲寄琅玕無奈音塵絕悲
笳更咽莫吹向沙洲哀鴻宿處驚起倦飛翮

揚州慢

梅花

山外煙沈溪頭雪霽小橋竹屋人家發垂垂一樹向籬落橫斜正
昨夜孤山夢醒一層紙帳隔了春華恁幽香沁骨天寒卻倚青霞
孤情自潔算盈盈素曆誰誇是多少愁魂遊將清淚灑作冰花
還憶西洲鬢影殷勤折寄與天涯祇雲闌明月三更來照窗紗

燭影搖

紅 題初起草芳集 陸園

多事東風無端綴就三春景一番勝負一番愁惱亂春情性幾度
酒濃香凝最難消絲痕絮影玉人去也那剎光陰尋閒拋賸三

尺生綃輸他豔福都全領海棠如夢不曾醒又翫芙蓉逕老去心
情自警更日日西風吹冷爭教綵筆貯得春光十分妝靚

永遇樂二首

和金近聞送曾容之官雲南時余將出都故次卓云云

斗酒十千及時行樂今夕何夕有客悲秋臨風清嘯滿座添騷屑
京華遊倦煙痕夢影盪盡羅巾淚溼更著番故人薄宦忍將萬里
輕別平生意氣儘消磨未了遺賸唾壺堪擊溝水東西分流到
海況有相逢日何能更效鐙前兒女坐向牀頭嗚咽從今但平原
痛飲把愁澆徹

秋夜溟濛橫斜北斗殘月西沒颯颯驚颿披帷入戶庭樹聲蕭滅
頭顱已老年華過盡心事不堪重說總輸他畫梁棲燕一般酣夢
清適當歌對酒待尊前起舞壯志幾經消歇如此天涯何須更
戀燕市鶯花窟不如歸去吟鞭遙相趁著江南紅葉這次第素心
念我又添悽切

疏影

題繁和慎伯

夫容十月向江波渺渺添我愁寂隴首雲飛又是衡陽三年望斷
消息長安懶向花叢顧渾不是夢中傾國乍驚他環佩歸來一樣
小時顏色幾度酒闌燈地殢人半醉裏私語幽咽最是無情詩
穀雙輪攸弄人閒離別生綃妙筆傳阿堵看細步珊珊如活是耶
非待喚卿卿翻令看朱成碧

高陽臺

著蘇菴菊數十本雖無南中極佳之品而璀璨可觀遺世獨立之概與秋為宜不以淒冷為嫌也兒女帶有作欣然

之和

姹紫含英嬌黃吐豔烘來十丈晴霞絕是瓊姿羞隨時金華秋
心自合秋容好看枝枝弄影橫斜最消他一縷西風數點霜花
當年陶宅曾相見記樓前曲巷水畔人家坐對芳叢心情絕憶天
涯百年幾度花前醉勸深杯樂事頻誇更殷勤幃倚雕闌窗護輕
紗

立山詞

宛文六明發錄

張翰風先生傳

同縣李兆洛

翰風皋文先生母弟也初名翊更名與權再更琦又字宛鄰而友朋但稱其初字曰翰風云皋文秀偉絕特溫而能栗翰風懇毅自守剛而能柔平居接物真率有過必相規有善必相勉不能款曲爲悅人語尤厚子閱時不見輒思之而君家居日少皋文未達同教授於徽之顏鎮歲暮來歸整得接言論皋文沒君飢驅東西尤無盜晷予亦從宦安徽自此不復見矣年五十中順天鄉試舉人因留京師十年分發山東試用知縣署鄒平章邱補館陶閱七年卒所至有政蹟可紀君長子曰珏孫甚聰敏未冠而天蓋誤於庸醫君因發憤治醫術得掖縣黃元御所著書善之遂推其意貫穿素問金匱旁羅諸家皆洞悉其得失之本以治久固痼疾無不隨手起治縣時值天患民病所全活甚眾又其爲政慈惠故沒而民思之以爲將沒時有見其爲館陶城隍神者次子曰曜孫亦幼慧

稍稍聞君緒言讀所著書而服習之弱冠已能推而行之如君所以爲治奏效一如君而臯文先生有子曰成孫修潔博習好沈思亦能繼先生之世

李兆洛曰君少時有天下之志每以今事準古事求其同異於古名臣所設施有成效者觀其得失之故以規其通變之方庶幾克濟於用常以爲今直省分域之制多依明舊與禹貢周禮分別州界之意差殊不足控扼阨塞以收形勢之大要故略準唐宋分道之法條析經畫著論甚具規置多中事理而未能成書也晚乃一意於醫思以調變之理參陰陽之和爲救人術效官一邑施之者不足竟其志而生爲循吏沒而社祭斯亦可以無憾矣

張宛鄰先生述

宜興吳德旋

先生姓張氏名琦初名翊字翰風一字宛鄰陽湖縣人而孤貧稍長親師取友盡一時之名宿其伯兄惠言以學行顯名當世先生穎悟亞於兄爲詩古文詞播於海內士大夫之口學者竝稱二

張先生也自年二十餘補縣學生以教授爲業恆客游嘉慶十九年癸酉舉順天鄉試年已五十矣道光三年壬午以館班分發山東候補知縣初署知鄒平縣事甫踰四月然去之日耆老垂涕餞送者屬於道繼署章邱十有三月繼署館陶二歲卽眞授焉其爲治視民之疾苦職己之由思所以爲民興利除害於心靡不盡而尤勤於農事教民種植使凶歲有備治獄刑故宥過一以經術斷之在館陶凡八年以道光十三年三月得疾卒年七十先生蘊深而志遠以遇之艱宦之不遂其所欲施之世者十未獲展一二然處則爲佳士出則爲循吏亦旣過人遠矣先生喜治兵權謀書覃精地理其於山川險要道路出入之勢如指諸掌治古文自曾子固歐陽永叔而歸於班孟堅氏詩工五言宗法魏晉高者欲駕潘陸而上之詞則由趙宋諸名家以上溯溫飛卿韋端已書長於分隸蓋懷寧鄧石如之亞而眞行書與涇包慎伯齊名慎伯推之以爲舉世無與比通方書始受法於獄金輔之後得黃氏坤載書歎

為絕詣師其意為人治疾輒奏奇效云先生既卒子曜孫收拾遺書謹謹無失都所著述曰戰國策釋地二卷素問釋義十卷古詩錄十二卷李詩錄四卷杜詩錄四卷詞選二卷本草述錄六卷宛鄰雜著一卷兵家雜著二卷文二卷詩二卷詞一卷鴛鴦劍曲二卷其未成者曰唐詩錄若干卷勸農約言若干卷戰國策釋地古詩錄詞選已梓行世餘竝藏於家乙未六月日
皇敕授文林郎山東館陶縣知縣加五級張君墓志銘

涇包世臣

道光十三年三月十二山東知館陶縣事陽湖張君卒于官以是年十一月初六葬白門之龍山余為表以待其孤曜孫及扶輿至則謂母氏湯孺人誌石外舅辭也今合窆不可無言以掩先子幽昔昌黎譔王洪州誌又徇其子初作碑不孝敢援以請余無以辭系曰君諱琦字翰風別字宛鄰生而孤貧妣姜盡十指力以撫君及君之兄編修惠言至成立弟兄相與為師友致顯名稱毗陵二

張君志在用世而識能鑑人治權家覃精地理其於山川阨塞形勝及今古割隸戰守成敗得失之故上下縱橫數千年如指掌工五言得仲宣太冲意嗜書移漢分法入真行又以北朝真書斂分勢竝騰踔蘊藉當世無與比性毅而溫未嘗以所能加人而名流雅自矜尚者皆出君下蓋其德量淵遠足以伏凌鬱之氣古有不言之心成者則君近之矣年五十乃領鄉薦六十以館班知縣籤發山東歷署鄒平百有四十日章邱十有三月館陶署二歲遂補實又閱五年而卒年政七十山東俗好訐上章邱爲最館陶處西北極邊尤瘠而悍然君蒞鄒平才兩月至事主不願訟恐累君被疏防議其去也耆老垂涕餞送以萬數在章邱有一莖五穗之祥有蝗來千里至境退飛之異有汜君任無上控翻異之化在館陶大雹積尺許皆在不耕之地蝻孽環縣境四面接壤處若或界之無一歧闌入者龍王廟頽圯議移建紳民疑舊制不可改而龍見廟中昂首望君所欲遷處此余哭君之所爲謂神格其誠民從其

化者也。君所至務求閭閻疾苦，宣達其鬱積，以和民氣。是故君常承大禋，以受事而天和下應，輒成。大有館陶至，僻陋既慶，屢豐又無牙角耗，數年之間，闔閭村莊富盛，幾如都會焉。君年四十，以藥誤喪長子珏，孫乃肆力於醫，嘗有病心痛者，劇甚則倒懸以求緩。眾工檢方書，不得主名，君診之曰：「此肺脹，迫心作痛耳。倒懸則肺張而心舒，故緩以行水消滿之劑，投之立愈。」其精如此。館陶向無良醫，藥民多夭。在見病者，君卽診之，然終以入署爲艱。君族子賜從官傳醫術，乃於署西設惠民局，使賜司診。貧者并給藥，疑難甚則以質君全活，無算。局初立，日診數十百人，經歲漸減。最後至旬時，無就診者。亦如君之治訟焉。君嘗言爲吏爲醫，事異而理同。醫診病得情而用藥過其情，則病解而藥伏餘毒，常釀巨證。吏聽訟得情而用法過其情，則訟結而人積餘憾，常釀巨獄。原君之治訟治病，所以能變繁爲簡，消簡爲無者，職是故也。曜孫生而知醫，君以爲勝。己十二年冬，診君脈而心憂之，焚疏邑廟，請移壽。及二月

杪君病不能出視事有在城地保劉見文爲冥隸當直則厥逆數日甦常述冥中事至是言上帝命縣公爲本邑城隍神以公子疏稍緩其期必過三月十三病乃望起然迎取夫人之吏卒已南行恐不可冀也曜孫聞而憂甚蓋以具疏事無知者十二日昧爽南關居民見君鼓吹幢蓋導行彩雲中正驚訝而聞疾亟矣東人來江南者盛傳其事夫聰明正直而壹神道也君以是道被侂陶也久食其土不亦宜乎故爲詩以歌之

詩曰猗嗟張君求志隱居曰左曰右是儲是胥良圖莫騁老弃州縣政則已成澤乃不遠食血舊治歸魄新阡雅儒循吏用告萬年又墓表

涇包世臣

君諱琦字翰風別字宛鄰姓張氏江蘇之陽湖人初名翊故字翰風宛鄰者以善顧宛溪讀史方輿紀要之書欲乘正其舛舛爲德鄰也陽湖常州附郭邑君族聚居大南門德安里丁中才數十然十餘世以儒爲業常州聞人顯宦大都著門下籍故雖貧弱不達

而為名族稱常州大南門張氏祖金第寄籍天津縣學生 贈翰林院編修妣白氏 贈孺人考蟾賓本縣學生 贈翰林院編修妣姜氏 贈孺人贈君蚤世君之兄編修惠言世所稱皋文先生者方四歲而君為遺腹誕彌之日則乾隆甲申十二月十四也孺人以紡織撫兩孤年及就傅無力行束修族人外出教授率半月有一歸者孺人具蔬食招使授君兄弟書而自督念誦漸能解字義審句讀博覽載籍轉益多師編修通許鄭何虞氏君通馬班陳范氏編修工選賦君工選詩編修工篆君工分君晚以分法入真行尤沈酣踞厲完固不可犯其古文倚聲舉子業三事工力略同而編修雄厚君幽深卒不相龔也君故善隱憂蚤歲慨然任天下之重究生民利病甚設既不得於有司嘉慶壬戌編修遠捐館次年君一子珏孫繼天遂嗒然意盡弃諸生以醫自寓及舉次子曜孫乃浪迹齊魯晉鄭開癸酉適至都友生援例強與順天試領薦應甲戌春闈挑取膾錄庚辰冬傳補 實錄館膾錄官道光

癸未議敘知縣其夏畿發山東試用君年益六十矣以季冬委署
鄒平縣事山東州縣倚錢漕羨餘爲生歲饑則無入項而供億餽
遺不能減故相率諱災是歲鄒平旱無禾君以封印之次日受事
見大田皆龜坼未種麥時山東巡撫爲今直隸總督一等侯琦善
承宣使爲今廣東巡撫朱桂楨二公皆知君君受事卽下鄉諭父
老僉謂小民初秋報旱被前官鞭扑秋災例不出九月今徵漕已
竣何敢更報報且何益君曰若以荒田輸漕筋力已竭上忙倏開
徵又將安出若其以秋冬無雨不能種麥爲詞我徧歷四百七十
村莊小除夕乃能回署是日各村莊以一人至城我新歲攜若詞
進省白大憲當可蒙恩緩徵也父老莫不涕泣至期畢集甲申正
月四日君旅賀二公畢復謁朱公呈牘備述所見窮困狀朱公以
白琦公破例準君贖而附近鄒平之十六州縣災形同者因得共
籲二公彙奏緩徵至秋後未幾長山縣解搶奪受傷事主至君受
其辭則曰賢父兄莫問彼猾吏欺吾父母初任小人必不與休賢

父母母代人擔重咎君曰若失事所得毋有大樹不在大樹南抑北耶曰在樹北五六步君曰若是則是吾界也吾歲底徧勘村莊見大樹知爲長山分界處出官圖示之其人愕然曰小人見賢父母下車卽爲合邑民請命在署每日堂訊五七次無不公允屢入意小人傷已平復所失止布三匹錢兩弔若以此累賢父母擔虛分小人心不安且爲合邑父老所唾罵小人不願訟矣及五月卸事鄉民餞送萬數以訖其境七月委署章邱縣事章邱距會垣一程紳富所聚尚氣好訟而院司道府五署書吏千數皆章邱人章邱例單日放告月十五期每期新舊事至二百紙五署書吏走書請託使長官不得舉其職負者復不甘上控五署倚撫官吏短長無虛日甚者藉越入都至難治君自鄒平回省而章邱缺人朱公以君名上琦公曰張君長者或非理劇才况章邱之健猾耶朱公曰正以章邱健猾欲得長者化導之耳琦公笑遣君章邱固緩徵十七州縣之一也壤接鄒平習君治聞君至則已悅服觀事月餘

民以瑞穀來獻者接踵有至四穗五穗者君謝龍之曰去秋旱無
禾今春旱無麥陽氣深伏得暑雨潤發地力足故生長倍常耳然
他邑同被旱者卒不聞有此一日當期君閱所收詞有原被中證
皆鄉平人者不可受理返之其人號咷曰自父母去鄉平民受屈
者多矣然無如小人之甚知父母不能越境理事私念此情得白
於吾父母前則不啻伸雪也故來此時伺具詞者百餘人皆爲之
嗟歎有泣下者君佐章邱歲餘五署書吏竟無一紙至而結正新
舊事二千餘起亦無一案翻異控及會垣五署者會朱公擢山西
巡撫未行而奉諱君上省唁送因謁琦公琦公曰朱公知人君在
章邱真不愧治大國若烹小鮮者也乙酉秋西府歉收未查辦次
年春又旱大吏飭郡縣籌接濟館陶在西府尤爲瘠悍其長官遂
引疾去君往代比至則饑民聚搶富室之案已積十數起而旱日
甚邑故有龍王廟在城外君虔禱得透雨田可耕藝乃嚴捕諸搶
案爲首者又履勘得富子藉借貸裝點圖陷其平日所不快狀悉

分別置論民以大服君體察災勢度民力雖已平糶倉穀不足全活因請普賞兩月口糧館陶故福小君造送應振戶口冊視鄰境大邑且過倍上游頗以君爲不堪事忽奉中旨責問歲饑狀甚切乃按臨災區災民迎訴振弊無不至唯館陶災情錢數竝得實始撤參尤玩視者數人而厚慰君旣而臨清堂邑邱冠莘五州縣環館陶四面蝻孽覆地至不見土視毗連館陶處一縷如界黠者妬而移置之則皆蠕蠕返故處及成飛蝗東面者東飛西面者西飛蔽天翳日而無犯館陶境者君前在章邱蝗自東府來及界退飛館陶民素聞之而未信也至是乃相與謳詠君德君笑曰神憐吾民瘠苦宰官與食其福吾唯當勉爲好官若等勉爲好人敬承神庥耳入秋禾黍其茂忽大雹如盜碎屋瓦君念嫩禾必不堪此傳班履勘吏役諫不聽西門外故有窪田千餘畝被水佔爲泊深尺許不可涸君至泊而覆已堆滿出水面比至大田苗殊無損傷召問村農唯言午開有大雨一陣不見冷子冷子東人呼雹也徧

勘四境皆不言有靈初君禱龍王廟見頽壞甚議與邑紳移建城內邑廟側隙地邑紳難之既大熟忽廟壁圯縫見物如蛇方首兩角巖巖徧身鱗作金色羣謂龍見聚觀三日君詣拈香謂眾紳曰若神願遷者卽隱形語畢不見移廟之議始決嗣後祈禱皆應迄君之卒館陶無歉歲君未莅館陶前二載館陶民被奸民馬進忠呈誤者甚夥及壬辰春奸民尹老須案發黨羽連五省州縣以失察被議者百數尹老須隸直隸清河館陶與接壤竟無一人汙染者論者歎爲儒效君以丙戌四月署事戊子正月補實癸巳三月十二日卒官前後在館陶八載年七十歲君爲政不矯激無奇異唯以近民爲宗不緩爲的用法恕而執之堅十年操持如一日陋規可取者仍之錢漕則視前任十年內至輕者以爲額公事應爲者所費不多則任以獨力鉅工則勸諭紳富而已爲之倡至於服食起居取具而已通籍之前故有逋負四五百緡及宰縣所歷多優缺而身後遺累願倍差於初集寅好賻贈乃克以喪歸其聽訟

也原被中證有一人到案卽受辭而遣之以其辭質後至者莫或
狡飾不承也若情事輻轉甚及須履勘者亦不過再訊故事日簡
而人不擾章邱至繁劇半載後訟減已大半館陶後數歲常旬月
無赴愬者御書役至嚴驛騷小民者論如法然簿其生計必均必
一故民懷而吏不怒生平所著述唯戰國策釋地二卷素問釋義
十二卷古詩錄十二卷已版行其詩古文辭頗不自收拾囉孫前
後搜集纔得四五萬言錄藏於家配同邑湯氏封孺人前二年
卒余爲之志旣克石而不克葬以今年十一月六日合窆於江寧
府東郭龍山之陰子息已前詳孺人志余與君爲道義交三十有
四年申之以婚姻知君宜爲深然君之文行爲宇內名流所共推
崇治績又東土士民所共聞見則人人所謂爲宜書者余故不得
不書也而余所獨知獨信欲書之以告天下後世者又以雖善無
徵而有所不得備書也囉孫依限結交代以八月杪扶柩附糧艘
南下須十月望後方達而葬期已迫故不待囉孫具狀就余所聞

於東人者編次之伐貞石以表墓門庶使誦詩讀書而能論世之善士有以推求小叩小鳴之故焉道光十有三年歲在癸巳九月戊辰朔越二十有五日壬辰表

張府君哀辭

冠趙錫書

嗚呼遺愛豈可忘哉愛以惠行亦以威行威克厥愛勝於愛克厥威也昔東里公孫氏之宰鄭也抑豪強止僭踰初若不便於民不數年而子弟既誨田疇既殖向之怨者又相祝於道寬猛相濟孔子所謂古之遺愛此卽凡爲循吏用愛之術也館陶邑宰張府君諱琦字翰風江蘇陽湖人道光六年來治是邦下車會振災黎剔釐奸弊吏不能欺其教士嚴肅治獄明斷懲頑梗黜猾不少貸以是民畏其猛而未知其心之惠也比歲稔勑諸祠宇凡爲民捍患禦災者次第興建乃進邑之子弟而誨以敦行學文之道日有省月有程給膏火於官廨惟魯之士彬彬乎質有其文矣復設醫局於外療民疾苦民病沈痼急劇則昇入署命公子治之全活無算

數百里聞風感歎始知府君之不主於猛而主於寬也斥君學究
天人行篤禮式詩古文詞軟漢魏而上經緯子史旁羅百氏自星
曆與圖兵農術數之學靡不精究而尤達於醫著素問釋義本草
述錄復購昌邑黃氏不傳之書校刊以延絕學設施未竟而遽騎
箕尾多士慨息百姓悲悼嗚呼哀哉府君嘗以北土水利未備旱
潦多患欲事營創又作水器以供儲泄又以南省製爲紡車事逸
而工倍皆爲而未成今遺器猶存治績常在嗚呼遺愛豈可忘哉
府君治館陶凡七年以道光十三年三月卒於任子曜孫高行碩
學能繼先業士林重之錫晉晉接有年親聽欣屢子汝毅又受府
君教得求道之指感循良之遽歿嗟眾庶之哀思聊述芳猷著之
素旒詞曰

水儒火烈玩畏異情猛飭寬寓舉措一誠可飾非上可愚非民感
捷形響效著肅溫惟愛斯慕惟動斯行怨遜孰殺悲已失聲悠悠
河山浩浩羣生千秋鄭僑誰其嗣音

祭文

涇包世臣

嗚呼翰風君少小服權家言精綜史義習山川阨塞之形而飛塵
西暗颶浪南霾曾不得當一校之任效一障之勤君文擷班范之
實詩攀阮左之華書窺鐘梁之奧曾不得登著作之庭和雅頌之
聲勒燕然之銘年垂耳順乃試令於齊郊牛刀割雞凜若不勝歷
莅三邑民從其化神格其誠而十年不調涇河海之濶遂以戕其
生嗚呼翰風君具韜世之量而持躬循循疾惡如仇慕善無厭不
言而心成然而見疾於君者未嘗有隱憾伏怒咸感悔以自懲其
憤發所爲博學雄文自擅之士聞聲願見大叩小擊則皆以爲坐
春風而醉飲醇也蓋君無歐陽子之位而有才德與其名予多識
天下賢豪長者道固義堅既久不渝曾莫君與京早契金石晚締
婚姻別如俯仰遂隔杳冥計書在手涕淚橫傾心馳迹阻貽恨巨
卿子瞻有言上以爲天下憫下以哭其私三復之以寓吾哀君亦
其知之乎嗚呼哀哉尚饗

書翰風張先生佚事

同里薛子衡

戊戌歲與楊君用明道見聞舊事用明云道光庚寅客山左館陶時知館陶事者爲吾邑翰風張先生是年閏月下旬廣平譌言亂作夜半人盡出車盡駕城中數萬戶父攜子女從母不及明東奔百餘里越邱縣至衛河衛河界館陶館陶之濱衛河者爲南館陶館舊治也又東四十里爲今館陶城縣治在焉衛河有官渡渡夫隸館陶方廣平民之至邱縣也邱民先驚相率皆走及衛河渡夫亦驚不炊許集河濱者益眾渡夫益驚時已薄暮莫測多寡以語音有邱人遂撤船不敢渡而以邱亂奔告縣署時翰風先生方翦燭會飲署中用明與焉門者以亂告舉坐皆驚先生曰必無之徐又曰邱鄰邑吾知其民情必無之遂遣役往偵而飲如故俄而城中驚沸譌言南館陶有變舉城將逃有謀者曰吾邑侯張君神明蓋往瞻動靜乎乃相率赴署見無所動作也遂分曹立署外以俟久之聞會飲乃各分道歸然而濟東道某時駐臨清已飛檄遠撫

軍撫軍某已分遣兵官行矣黎明臨清道檄至越三日撫軍遣兵
官四人絡繹至又翼日中軍參將某暨東昌知府事某竝至時逃
民已散歸久往偵各役前三日亦歸已盡得譌言所由乃各返云
庚子初春子衡偶以用明言詢先生子仲遠仲遠謂余廣平譌言
實起磁州時磁州廣平館陶地皆震而磁州極震屋盡覆城盡圮
居民萬戶得脫走者才數百人皆號嘵相攜持走夜半至廣平廣
平方亦以地震驚擾遂相率偕奔譌言於是作云子衡因從容問
先生之所以取信於民者仲遠又言先生嘗以公事遣幹役赴鄉
半日役奔回以鄉民毆役狀愬被而流血支體皆傷先生卽出堂
皇坐呼役入大怒曰某鄉民淳吾知之敢毆公役乎必汝索賄故
也不待辨立與杖四十驅之出署中皆爲不平頃之鄉民亦赴縣
仲理問其詞果索賄云聞役已被杖於民無所問也遂歸民以是
大服稱神明焉用明名鑿後更名金監仲遠名曜孫皆吾友之不
妄言者故牽連記之時庚子正月二十日也

皇敕封孺人山東館陶縣知縣張君妻湯氏墓志銘

涇包世臣

道光十有一年七月十四日山東館陶縣知縣陽湖張琦翰風之妻 敕封孺人湯氏卒於署其年十一月廿四日葬江寧府東郊龍山之麓哀子曜孫先期扶輓南下以誌幽之文爲請翰風子所兄事曜孫又吾壻也且予知孺人爲深孺人編修大紳之孫國子監生修業之子通書史嫻禮則尤工繡以意翦綵數寸爲山川人物數十百事傳以色絲善畫者所不及旣歸同邑張氏家無一椽侍君姑姜偕姒婦吳寄居女公董氏宅復隨夫子僑嶽僑嘉興乃歸里五徙仍僦居最後從宦山東遂卒其事君姑終始得歡心和女公姒婦無違閒色養母氏萬如在室翰風晚而遠遊孺人以婦功自給然督課子女能使皆有學行知自立及迎取之官孺人稱貸建君姑節孝坊營考妣窀穸經年戲事乃成行平昔貧賤操作使夫子不以家累身能求其志從宦不事簪珥居積使夫子不以

家累官能成其政又時節倖入以潤夫子之族親交遊老病則加
以衣裘恩舊更爲籌長久此大較里鄙所知也惟子始訪翰風於
歙因得以兄妻禮拜孺人後子過其常州寓廬住半載孺人治酒
食日益精潔至以牀褥易薪米而子殊不覺截髮到薦弗過也又
子嘗以翰風久滯都下過存探耗問時嚴寒而孺人棉衣未具語
次充悅略不及貧難狀予退而歎曰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私
以爲陶公自尊之詞今乃於吾嫂氏見之矣孺人自喪長子始且
暮禮大士祈嗣息然必祝曰天果不絕張氏求賜善醫兒生平痛
無力者爲醫家居奇常不得其正命及誕曜孫自知讀醫尤嗜醫
童時卽洞曉經脈方藥弱冠注扁倉列傳識者驚爲絕業子雅不
事禱賽至是不能不以爲至誠之有感也初翰風留歙不得歸有
富子與論五言詩而歎以其力能清負而孺人曰此君擁多資既
性不近利又無魄力以自用其財是終不足以保家不十年其家
竟落前年夏子取道館陶孺人病瘳已年餘掖兩姬再拜屬爲國

子君序詩文集不以至戚故簡儀節其識力超絕而造次以禮自
澤有如是孺人得年六十有九子二珏孫早世曜孫國子監生女
子子四縉英適刑部主事前庶吉士吳廷鈺縉英適國子監生章
政平先孺人卒綸英適國子監生孫劼紉英適國子監生王曦孫
一晉禮孫女一字曦子臣弼銘曰
介甫謂列之於風以爲後世觀而無媿此行治之出僊源縣君者
也豈不爲以禮輔佐勸勉君子知其子必以才於世有聞耶吾於
孺人亦云

亡室湯孺人行略

孺人姓湯氏陽湖人祖大紳乾隆壬戌進士及第官翰林院編修
父修業字賓鸞號猥庵國子監生博學篤行多識前明以來專爲
吾常文獻母萬太孺人生三女孺人其次也猥庵先生家貧故居
沒于官萬太孺人依母家以居先生客游浙閩燕齊之郊後居段
莊錢氏依姊壻履昭先生云孺人幼知書能詩工繡事尤善藕絲

能於方寸地作山水樓閣人物魚鳥數十事意態如畫年二十七
歸於余先府君早世遺腹生余時姊七歲兄惠言四歲吾母姜太
孺人撫孤成立以鍼黹爲活備極勞苦逮嫂吳孺人暨孺人先後
來歸太孺人始稍逸焉孺人家雖貧未習操作歸余後始學中饋
太孺人願之曰稔知新婦未慣烹飪抑何精也事太孺人七年能
委曲得懽心太孺人絕愛憐之姑嫂娣姒數十年無違言余祖居
大南門德安里後徙居城中姊壻董定園宅十年定園售其宅余
兄弟挈家遊歙主嚴鎮金氏嘉慶己未先兄成進士入翰林娣吳
孺人之京師余偕孺人仍留歙凡六年又浮家至嘉興三年乃歸
正徙而僦居近園時辛未三月也余好交游江陰祝子常涇包慎
伯嘉善黃古愚每至必主余家孺人親設饌必精腆數年以爲常
余橐筆出游始至浙後至安徽河南山東最後至京師館穀所入
先後支絀或歲一歸或三五歲一歸龜勉有無皆孺人任之戊辰
己巳閒余客陝州信不以時達孺人冬無棉衣朝夕不給率四女

刺繡以易米恆不得飽至屑米爲粥日一食焉嘉慶癸酉余年五十始得一第明年得膾錄其秋自豫歸十月仍至豫轉京師十餘年至孺人三嫁女內外兼理秩然井然無稍誤失然家日益困賴女增章政平孫勛典質稱貸得以存濟道光癸未余年六十以知縣分發山東十二月署鄒平縣事孺人謂兒女曰汝父得官吾當之任然吾姑節孝坊未建吾父母未葬不忍成行也先是姜太孺人請旌例得建坊余姻親章燕橋代購佳石存江陰有年力未能建適其里頻年疾疫俗疑石爲災以咎燕橋屢欲成訟皆賴燕橋調護之後有欲購此石者願倍其價時家方窘困僉謂孺人曰石存江陰力不能用不如售之以救目前孺人曰姑坊未建日夜不安於心盍餓死不敢賣石求活猥旌先生之卒也厝於編修公墓側無子以從弟蒔稼公之幼子貽謨爲嗣形家言編修公墓地不吉故葬後家以多故孺人曰吾父無子以五弟爲嗣若不卜吉壤嗣子受其殃咎吾不忍也吾必爲吾父擇地時余方困於齊豫

開家食不給聞者多笑之後萬太孺人卒殯於近園者九年甲申四月乃建姜太孺人坊於德安橋南七月卜地葬猥庵先生暨萬太孺人然後來東如其志焉時貽謨以巡檢分發廣東聞之以百金來孺人曰營葬吾志也吾弟不欲以累我而以資來吾弟之志也返之不可乃受之孺人有妹未嫁而卒姊適同里董蔭柏蔭柏卒無所出萬太孺人憐之常相依自余居近園乃迎萬太孺人養焉萬太孺人年八十有五臨卒顧謂孺人曰汝姊苦幸善視之孺人泣應曰敢不竭力泊來東歲遺衣物且預贈身後費冀以慰萬太孺人也猥庵先生嘗困於德州從子韻清借之歸未幾遂卒又收其詩文稿藏之不致散佚孺人心德之稱說不置韻清居邇近園事無大小悉咨之韻清亦視如同產時有周急旁觀者不知爲從姊弟也孺人性整潔造次必以禮然歡欣和易雖愁苦艱困不形於色絕不以貧難告人親族來者必款留無空坐者雖僕婢必溫語問訊故外人每不知孺人之艱難又好施與居近園時寄食

者日常數人儉歲升米五十錢贖貸供之久久無厭倦聞人之急輒以典質錢與之夕無以炊不計也如此者時時有之蓋天性然也孺人育二子四女皆自乳慈愛特甚然教必以禮少有失輒呵責不少姑息孺人少依錢氏居有表女姪父母俱故召之來衣食之數年迨嫁乃去錢子貞者魯思之姪漢思之子實履昭先生之族孫也魯思兄弟幼從先府君受經余於錢氏又爲世交子貞幼孤無依與其生母馮來近園孺人令子貞借兒讀積有年後子貞來館陶署居半年孺人曰子貞年少不能養母徒衣食之無益也益爲長久計聞保定有進班學幕者三數年有成卽可自立矣余嘉其意乃資子貞之保定族叔雲驂先生余兄弟從學時文者子婦皆歿先生亦卒僅一孫紹曾年十四與庶祖母沈居忽不知所之孺人已來章邱聞之愀然曰紹曾存亡未卜雲驂公無後矣族姪達藝南歸諄囑焉或傳其在無錫者達藝往跡之不獲後紹曾在吳門知之乃返孺人甚喜欲召之來乃紹曾未來而孺人竟溘

逝矣孺人於道光四年九月抵章邱署七年六月來館陶八年中
秋夜得風痺之疾至今年七月十四日卒凡三年余輓之曰四十
三年愁苦操勞往昔身心眞盡瘁千八十日呻吟反側此時體魄
轉能安皆記實也子二長珪孫年十五而殤聘法氏汝和先生女
也珪孫歿後十年有來言法氏女誓志不嫁願過門守節者孺人
哀之迎歸俾成其志次曜孫國子監生娶涇包氏戊辰舉人名世
臣女女子四長縉英適常熟吳廷鈔丙戌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散
館改刑部主事次緡英適江陰章政平國子監生國子監生名研
長子研字燕橋卽爲余得坊石者次綸英適同里孫勗國子監生
壬戌進士原任山西臨縣知縣前安徽懷遠縣知縣名讓第三子
次紘英適太倉王曦國子監生孫一晉禮孫女一字王壻曦之子
臣弼孺人之來東也三女皆從次女緡英前一月病歿孺人傷之
積數年不去懷丁亥春寓省門二十日而殤外孫男女四尤慟於
懷形神因此遽衰焉居館陶署五年冬日必製棉衣褲數十具有

無衣者輒與之曰吾不能偏及但耳目所見者稍盡吾心耳嘗聞有難產者夜半趨人贈以藥往返數十里其母死已半日強飲之死胎下而活孺人自奉儉約而祭祀必精潔好治酒食待客在署親友時時饋送子姪皆然啜之多愈喜亦性然也孺人言行皆發於至誠無所矯飾姜太孺人之歿幾四十年時時哀慕比來章邱署傷太孺人之不及見黯然者累月猿庵先生之卒孺人在歛不得視含斂終身恨之姜太孺人母家凋落不克奉祭祀歲時孺人必祀之猿庵先生萬太孺人亦然至今不輟張氏自居大南門無家廟又祖塋左右族人耐葬幾無隙地孺人常與余言欲營建祠堂并買宏敞地供族眾無力者之用而相約不得葬祖塋此二事吾力尚未能及然期在必行之孺人詩不多作所存蓬室偶吟一卷清婉可誦四女曉文義能詩皆孺人之教也孺人生於乾隆二十八年三月卒於道光十一年七月年六十有九子曜孫奉喪歸將葬於江寧之龍山新阡而杖期夫張琦紀其墓略如此

先府君行述

府君姓張氏諱琦字翰風又字宛鄰初諱翊後改與權最後改今諱先世當明宏治中有曰端者居常州大南門德安里是爲大南門張氏九傳曰政誠府君名金第寄籍天津補府學生 賜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爲府君祖娶於白 賜贈孺人生雲堦府君諱蟾賓武進縣學廩生 賜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爲府君考娶於姜 賜贈孺人生子二長伯父臬文府君名惠言府君其次也府君以雲堦府君卒後四月生時家至貧姜太孺人拮据恩勤府君每述之輒涕泣不能終其說其略在伯父所撰先妣行實府君四五歲姜太孺人口授書伯父爲之講解稍長好學不輟晝夜無帳蚊蚋羣集稍臥輒醒醒則復讀弱冠教授里中年二十五補縣學附生三十一丁姜太孺人憂旣葬與伯父並遊歛先是歛金公雲槐守常州奇伯父文其弟奉直君臬延歸課其子歛之從學者日眾乃并延府君令弟子分受業焉嘉慶己未伯父成進士入

翰林府君仍留歛三年而伯父卒於官府君即歸厝伯父於加官橋之祖塋而改葬雲岬府君於了又鋪姜太孺人祔焉府君慟伯父早逝墮進取之志乃遨遊燕豫齊魯間所至識其賢俊登覽景物賦詩言懷交益廣而名益著癸酉至京師友生強爲入粟乃舉順天鄉試第十一名蓋自補學生以來凡十一試而始售而年已五十矣甲戌會試挑取謄錄庚辰

今皇上御極恭修

仁宗睿皇帝實錄傳補謄錄壬午 實錄告成議敘一等以知縣用癸未分發山東四月抵山東省十二月署鄒平縣事甲申五月解事七月署章邱縣事乙酉七月解事丙戌署館陶縣事丁亥以失察監犯越獄革職留任既復摘去頂戴戊子二月題補館陶六月會同安徽亳州協獲越獄犯得 旨開復旋給還頂戴方府君之分發山東也今直隸總督一等侯琦公善爲巡撫承宣則前廣東巡撫朱公桂植提刑則今兩湖總督訥公爾經額皆正色率屬

整飭官聯府君初謁見卽器賞故事州縣之試用者恆令襄聽首
邑訟府君剖決勤愼半年而斷懸積之獄數百嘗奉檄查勘有以
重金關說者輒峻斥之凡所至芻糗餽遺皆無所取大吏由此益
知府君之賢其署鄒平也民俗淳樸多詩書之士府君申明條告
教戒胥役內外肅然是冬無雪麥多萎府君以歲終受事卽日親
勘四鄉得其情請緩春徵鄉民大悅扶老攜幼集堂皇陳歌詩奉
觴稱壽者數千人及解事吏民送者望於道皆流涕行數十里乃
去章邱事煩劇民且善訟履任一月投詞者千計府君力爲聽斷
自旦至夜半無退息時漸而減十之四又漸而減十之六而舊積
之案亦次第治結在任一年無上控者於是府君年六十矣鬢髮
皆黑百日而白其半丙戌春大旱風霾四起東昌尤甚府君至館
陶卽請平糶常平倉穀復親勘災象請發兩月口糧田不滿十畝
者請借籽種災歎漸平民無流離轉死者館陶事本簡歷任尚寬
縱民不知法每受詞恆數十紙矜士居大半府君嚴切懲警諸生

以訟投訊者稽其月課未至府君曰課文不至訟乃至耶命補文
文荒陋乃先責之而後聽其事於是諸生皆自斂府君治事勤敏
案無留牘有聲訴者雖中夜必起悔訟和息皆弗許也聽獄不用
鉤距術而一訊輒得其情比擬定讞必反復詳審至當然後行隨
事教誠務在使民知恥辭色誠懇聞者咸爲感悟故雖始尚嚴厲
而士民感化囹圄清肅胥吏無事縣之西濱衛河居民不遲者恆
於往來客舟要遮強索謂之打虎相習數十年行旅病之府君始
至適歲饑擾累尤甚嚴禁重懲之時諭保約犯輒懲治如是數年
其風始息館陶舊有書院廢已百餘年欲復之而經費無可籌乃
月召生童課之復擇其尤者數十人資以膏火延師而教之讀而
諸生多以教授謀食恐反失業其應者楊苞張汝清二生學一年
竝補學附生詩文辭賦皆得源流條理邑文廟頽廢捐俸葺之又
葺城隍廟而移建龍神廟於城隍廟之西偏士民有異議者未決
而龍見故廟所井中府君曰是神欲遷新廟也吾祝之欲遷當卽

隱不欲遷終日見士民皆曰諾府君再拜祝拜起而龍隱時觀者萬眾皆懽呼稱神議乃定又繕縣署凡七十餘楹皆勒石以記府君勇於從事凡有利民害民者興革之惟恐不及然多格於時勢不得徑行館邑地勢偏下多鹵斥不宜穀又無禦捍之制陽雨稍愆或衛水漲汎輒成殿災府君手疏種植之法教民多植樹於鹵斥之地仿溝洫之意相度地勢爲儲泄之法去水遠者令多汲井置水器以便輸灌竝用古代田法以養地力田少者則用區種之法乃先作區田式於東郊又作諸水器又取農事利弊諸器形制切於斯土者纂其要爲勸農約說欲令民試行之未及徧諭而疾作病中常語不孝曰吾所欲爲者未十之一而農田水利書院志乘以重勞民故久未舉行今晚矣不及觀其成矣嗚呼痛哉府君任章邱時民獻一莖五穗之穀鄰邑生蝻蝗至境輒返走存館陶之歲早甚飛蝗不入境禱雨三日雨霑足夏有雹積城中去城二里皆無之任館陶凡八年禱雨禱晴無勿應者歲皆豐稔卒之日

香徹內外如旃檀逾兩時以故縣中人皆走告曰府君爲城隍神云府君幼受業於伯父後復從鄭先生清如環楊先生隨安嶠谷遊少負大志嘗與伯父以第一流自期時稱二張先生淹貫子史兵農刑法術數之學皆有論著而於地理尤精自言合目則天下懸於掌上山川險要道路出入之勢歷歷可畫善宛溪顧氏之學因自號曰宛鄰又以讀史方輿紀要不能無譌舛乃按司馬氏通鑑正之復以今形補其缺略將自春秋以迄於今爲圖以究古今沿革之原困於奔走未及卒業僅成戰國策釋地爲文則自子固永叔以上歸於班氏爲詩則法魏晉參以李白杜甫錄漢以來詩迄於陳隋凡百七十家條其源流備其正變爲古詩錄爲詞則取法於周邦彥張炎之徒以上溯溫庭筠韋莊館歙金氏時諸生多好詞乃與伯父錄李白以下數十家爲詞選又工書分書取法漢魏諸碑於近人則與懷寧鄧先生石如意旨相合眞書初學唐人後與涇包先生慎伯世臣求筆法於北朝碑石約分勢入眞行嘗

言書法當推右軍然南朝殿碑禁世無傳石評者多言右軍龍跳
虎臥又謂字勢雄強今求淳化諸帖無能知其意者蓋爲石工鉤
摹非其本然也唐以後書法一變與分篆遂不可合北朝去古未
遠碑刻多存固與分篆相出入皆有龍虎雄強之勢者也然則右
軍之真不可見其可見者乃在北朝耳其於醫始受於歙金先生
輔之榜後乃得黃氏坤載書歎爲絕詣嘗師其意有奇效客京師
時有病心痛者劇甚必倒懸以首拄地醫不知治府君診之曰此
肺脹也肺形下垂脹則迫心而痛倒懸則肺葉張而心紓投以行
水消滿之劑病良已及任館陶士民之求診者眾乃設醫局於署
西命族子賜診治之賜故工醫府君時爲指授宿痾痲疾之愈者
不可勝紀府君處心仁愛與人交和易坦白事上敬以禮愷直無
迴曲同官者無不善府君又喜獎接後進往往折輩行交之至性
純篤思慕終身勿釋既奉姜太孺人入祀節孝祠復建坊於德安
里前初姜太孺人之守節也伯祖父初庵府君以時欽卹之姜太

諸人常囑子孫勿忘會加上

皇太后徽號覃恩府君乃請以本身封 贈伯祖父母又資從伯父塋羣先生卜吉壤而深葬之外祖湯環庵先生篤學不遇既卒家甚貧府君乃迎外祖母萬太孺人於家及卒殯斂如禮卜地合葬焉府君幼處窮困奔走南北潦倒厄塞之境旁觀爲之扼腕而府君安之當道以禮招致無勿往疏慢稍見於色立去之敦族誼重親故慷慨好義不念舊惡戚友有緩急輒銳身任之力有未逮不計也性本耿介尤以廉潔自矢非分之利一介必拒及既仕祿俸所入不足供任恤周急之費則又舉責以給之貧不能娶者爲成家往來乏旅費者資之有以急告者必應焉或謂府君不善理財府君曰吾豈不知量入爲出耶迫於事之當爲者苟不盡吾力吾勿安也歲辛卯先妣湯孺人卒不孝奉靈歸常州於是府君宦入年矣無寸田尺宅或以勸府君府君命不孝曰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吾家無宗祠志此數十年矣汝歸營之祠成然後

可及私室也不孝謹受命乃營祠屋於大南門之內規模草創未
及詳備而府君遠長往矣府君素清羸支體瘦削風骨稜稜然
工於攝養垂老而神致如四十許人宿患咳嗽冬作春止壬辰冬
劇於往時右脇復微痛不孝診脈得夏氣且陰乘於陽大懼不敢
言急施治嗽良已竊謂診候之誤也及今年脇痛漸甚二月飲食
少減時有獄待理不孝勸暫休息府君慨然曰是藥藥者皆欲速
歸吾不忍以疾故而繫累之也強起治之數日疾驟加吐逆不食
竟成關格之疾延至三月十二日竟爾長逝嗚呼痛哉卒之前三
日語不孝曰吾疾不可爲吾自知之吾不服他醫藥者使汝盡心
毋貽後悔耳是命也汝其勿悲嗚呼不孝幼好讀醫書比至山東
府君卽親授之每活一人輒爲之色喜府君有微疾輒命不孝處
方而自裁決後遂非不孝方不服嗚呼意謂府君所以教不孝也
孰知府君固有深意存耶是不孝之學醫適以誤府君之疾也不
孝之罪尚可言哉府君教子女以禮義而慈愛特甚不孝以晚歲

生故尤愛憐之自幼未嘗加呵責不孝生三歲府君卽出遊六歲
自京師歸踰月甲申秋不孝侍母至山東始得侍溫清戊子不孝
應順天試歸稍遲府君不樂辛卯不孝奉先妣靈歸里明年五月
始來署府君以思不孝故悒悒數日遂患心痛自是誓不敢一日
離乃未踰年而府君遂棄不孝而長逝嗚呼不孝頑冥無狀計侍
府君不及十年未嘗分一日憂未嘗代一日勞而又以一再遠離
致以思念而疾不孝母喪未闋復遭大故三載之內再罹鞠凶人
子如此尚何言哉府君既不喜理生產卒之日幾無以爲斂歸安
章先生亦江墩甫任聊城未識府君也聞而憫之曰孰有如張君
其人而可令樞淹於外子姓不歸者乎乃與邵司馬粟園先生元
璋侯刺史理庭先生燮堂請於太守祝詒庭先生慶毅方伯劉眉
生先生斯峭多方爲之彌縫復與劉大令錯山先生光斗共出資
以助其行不孝始得奉喪而南嗚呼藉非府君行誼信於人而得
此數君子者敦古處於今日將見流離顛沛無可復言矣不孝之

罪又何以自解哉府君生於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戌時卒於道光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子時享年七十歲所著戰國策釋地二卷素問釋義十卷古詩錄十二卷李詩錄四卷杜詩錄四卷詞選二卷本草述錄六卷宛鄰雜著一卷兵家雜著二卷文二卷詩二卷詞一卷府君自律極嚴詩文稍不當意者輒削稿故存者不及百篇未成者唐詩錄若干卷勸農約言若干卷校刻者徐先生松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新城張象津澹中詩一卷外祖湯先生修業賴古齋文集十二卷伯父虞氏易候一卷虞氏易言二卷周易鄭氏注三卷周易荀氏九家注三卷讀儀禮記二卷擬名家制藝一卷甥董毅續詞選一卷昌邑黃元御素靈微蘊四卷傷寒懸解十六卷長沙藥解四卷四聖心原十卷同里莊一夔慈幼二書二卷配湯孺人先府君二歲卒言行詳府君所爲行略子二長珏孫年十五殤聘法氏同里法先生汝和女以貞女來守節次不孝暉孫娶包氏涇戊辰舉人包先生世臣女女子四長縉英適刑

部主事前翰林院庶吉士常熟吳廷鈺次緡英適國子監生江陰
章政平次綸英適國子監生同里孫勛次紘英適國子監生太倉
王曦緡英早卒府君刊其詩爲緯青遺稿一卷孫一晉禮不孝曜
孫出孫女一不孝曜孫出字王曦子臣弼不孝侍府君日淺未能
仰測府君學行於萬一然府君少負碩學慨然欲有爲於世而沈
頓勞役馳驅窮困者數十年百里爲宰精力已衰猶復竭慮殫心
誠求民瘼勞積身瘁夙志未酬不孝無所稱述大懼廢先人之行
用就所知者濡血縷述惟冀蓄道德能文章者哀憐而賜之銘誄
以垂不朽不孝世世子孫感且無極孤哀子張曜孫泣血謹述

同里張宛鄰先生故夙與其伯兄編修君並稱二張先生者也
編修君早世僅存經學文章見於後而世之言易言禮者率宗
之先生才學亞於兄自少卽有志當世之務以晚達又所施於
一邑故未能竟所欲爲然方先生在官時民頌之如楚放鄭僑
既歿而傳其爲神於所治論者方之文翁召父儒術之效彰彰

如是先生卽不盡其用其何所慊也耶夫士之蘊蓄者閔遠將有以見於斯世而其遇合歸之天澤之所及視所處初莫能以自主焉然反而揆之所學固不因以加損也且異日論世知人者欲窮究一家之業自可求於其著述并參之當時之紀載以得其精意所存是雖抑於一時者安知不垂於無竟是故習學者當旣其實立言者務見其大而觀人者又必要之久遠然後得其真也如先生者又復何所慊耶先生旣歿仲子曜孫輯其表志傳狀之文并先生配湯孺人之墓銘行略爲明發錄而刊布之凡錄中載筆者皆當代知言之選也由其言可以推先生行誼之大端矣先生與先君同舉順天試相友善比先生官山左先君嘗錄文一卷欲郵質而未果後常引以爲恨先君生平遭遇亦略如先生而不肖孤行能無狀不足以遂稱揚蓋三復此錄未嘗不撫膺流涕揜卷而嘔咽唏噓猶不能以自已也乃謹援筆識其私意於後如此年家子劉曉華謹識

苑文六

蓬室偶吟卷七

陽湖湯文瑤卿

凡五七言絕句三十二首

秋日自常州至嘉禾途中漫詠四首

秋夜

書懷二首

送夫子返常州二首

風雪日至歲行盡矣夫子未來感興四首

元宵晚晴二首

春雪卽晴

瓶梅

春晚

胡蝶花

夢遊深山

甘蕉花二首

卽事三首

秋思二首

偶成

九日

寄夫子京師二首

送大女縉英之京師

秋日自常州至嘉禾途中漫詠四首

新安纔返又嘉禾母老何堪離別多此去孤蓬煙浪裏遙知屈指

數經過

碧波渺渺櫂輕分何處鐘聲隔岸聞一抹曉霞螺髻出舟人指點

錫山雲

平波十里浸斜暉淺角新鮮艾實肥最是鴛湖好風景秋來點點

白鷗飛

結茅借隱願猶虛舉案常隨廡下居一水茫茫山疊疊不知何處

是吾廬

秋夜

淒淒風雨滴芭蕉一卷心經破寂寥
苦憶故鄉書不到空餘哀雁
叫中宵

書懷二首

到來已三月不見故鄉書
歷亂甘蕉葉愁心卻似余
雙鬢星星白虛生四十三胸中無限事欲訴自懷慚

送夫子返常州二首

挑鐙與君別執手意綢繆好月穿簾過橫斜看斗牛
隔籬掃竹影寒月倍離愁忽聽江邊雁悽聲過小樓
風雪日至成行盡矣夫子未來感興四首

四壁蕭蕭風暗吹階前卻看雪成堆
可憐異地還輕別空聽樓頭
鵲噪來

浪說聲華事貴遊於今衰病志難酬
青山自古稱難老一夜花飛

也白頭

日望君歸君不歸
檐風苦雨日相催
誰憐繡倦燈昏後
又聽聲聲

殘櫟來

殘年猶自送君行
挑盡燈花夢不成
記得去年當此日
蕭蕭風雪

憶邗城

去歲夫子在揚州度歲

元宵晚晴二首

春陰到晚欲全開
一綫斜光照綠苔
嬌女不知釵典盡
巧梳雲鬢

傍妝臺

銀燭高烧翦麝煤
雙葩綵結映春醅
夜深閒試龍團餅
寶鴨添香

待月來

春雪卽晴

才看花窈捲城堆
忽見斜光向晚開
一日陰晴天不定
升沈何事

漫相猜

瓶梅

巧畫蛾眉兩鬢華
澹妝便欲勝朝霞
清宵不作羅浮夢
竝倚銀屏映碧紗

春曉

捲簾雙燕入胡蝶
弄春風一夜杏花發
朝霞滿樹紅

胡蝶花

豔紫嬌黃翦綵齊
臨風栩栩小欄西
不知何處飛來蝶
碧草依依

春夢迷

夢遊深山

寂靜春山徑微茫
曉色青忽聞羣鳥喚
霞影落茅亭

甘蕉花二首

奇花何幸靚蓬廬
菂低垂映綺疏
盼到花開能結子
芳心一卷

也應舒

數瓣臨風逗暗香
圓排苞蕊貯瓊漿
枯腸謝爾能沾潤
日日甘回

齒頰芳

卽事三首

荆釵聊可當花鈿閒看疏黃小閣前夜靜明河橫碧落微風吹送
桂枝天

幾閒茅屋對清溪有鳥投林倦自棲羨爾無求安飲啄飢來不用
向人號

飛去飛來豈自安天涯消受雪霜寒主人莫道雙棲樂尋徧西風

一粒難

秋思二首

玉露新秋色清光映碧牀殘燈半明滅獨聽漏聲長
漸覺秋期近砧聲滿夕暉羈人應乍冷開篋檢寒衣

偶成

料峭秋寒敝葛輕落槐風細咽蟬聲晚來微雨窗前過木葉蕭蕭
滿樹鳴

九日

日上樓頭望遠來登高何處碧雲隈一枝冷落東籬菊又是重陽
獨把杯

寄夫子京師二首

十載飢驅未得歸艱難獨自泣牛衣傷心莫上層樓望一片平蕪
襪落暉

獨立空階日漸曛凝眸惟見萬重雲忍將別後千行淚彈向征鴻
說與君

送大女縉英之京師

膝下依依四十年可憐青鬢已蒼然瀕行忍淚無多尉莫忘班姬
女誠篇

蓬室偶吟卷七

右先妣遺詩三十二首先妣幼敏慧外王父猥菴先生授以四子
書毛詩女誠能通大義及歸先府君尤好讀蘇長公集然勤於操
作未暇爲詩也年四十後府君移家嘉興乃始爲詩亦旋作旋棄
又詩多口吟不假紙筆務取宜意盡卽止故所存止此無長篇
大章嗚呼先妣固無意爲詩而亦不以詩自見者也然生平所處
多艱苦困阨之境而獨以詩抒其和平自適之懷終以艱苦困阨
之故奪其爲詩之力則詩雖不多固先妣性情所歸也敬錄之附
府君集後子孫世守焉道光二十年庚子二月孤囀孫敬記

石宛鄰集七卷張琦撰按琦字翰風別字宛鄰陽湖人嘉慶癸酉
舉人山東館陶縣知縣翰風爲皋間編修之弟弟兄相爲師友時
稱毘陵二張編修通許鄭荀虞氏君通馬班陳范氏編修工選賦
君工選詩編修工篆君工分君晚以分法入真行尤沈酣磨厲完
固不可犯其古文倚聲工力略同而編修雄厚君幽深卒不相與
也居官有能名所蒞鄒平百有四十日至失主不願訟恐累君被
疏防議者章邱十有三月結新舊案二千餘亦無一案翻異控省
者實授館陶八年至數月無赴愬者爲政不矯激無奇異唯以近
民爲宗不緩爲的用法恕而執之堅十年操持如一日所著職國
策釋地二卷粵雅式訓兩叢書梓之文二卷詩二卷詞一卷夫人
湯氏詩一卷明發錄一卷合爲七卷道光二十年刊印本日稀今
梓入先哲遺書以廣其傳泉聞先生書外間不止一刻故不入錄
宣統庚戌六月武進盛宣懷跋

